

目 440

8676

部 = 3

史部正史類

編年類

紀事本末類

別史類

雜史類

詔令奏議類

傳記類

悉日精廬藏書志

卷八至卷十三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八

史部

正史類

史記一百三十卷

宋乾道蔡夢弼刊本

懷古堂藏書

漢司馬遷撰宋裴駰集解唐司馬貞索隱

目錄後有二

峰樵隱蔡夢弼傅卿校正一行三皇本紀後有建谿蔡夢

弼傅卿親校刻梓於東塾時歲乾道七月當是春王正上

日書兩行五帝本紀後有建谿三峰蔡夢弼傅卿親校謹

刻梓於望道亭兩行每葉二十四行行二十二字注二十

八字字畫精朗古香可愛蓋宋板中之絕佳者卷末有題

識云共計三十本辛丑年孟春重裝懷古堂識又有題識

云泰興縣季振宜滄葦氏珍藏蓋錢求赤藏本後歸季滄



葦者

史記集解序

補史記序

史記索隱序

史記索隱後序

史記殘本十四卷

北宋刊本

**宋裴駙集解**

存禮書至平準書八卷又列傳六十至六十二六十八至七十凡十四卷中遇頑字不闕筆蓋仁宗以前刊本也每頁二十八行行二十七字注三十一字至三十五字不等

史記殘本三十卷

宋蜀大字本

**宋裴駙集解**

存本紀第五第六又八至十二表第四弟

五世家四至十八至二十四又二十六列傳三十九四十又四十七至五十凡三十卷中遇慎字俱未闕筆當是孝宗以前刊本每頁十八行行十六字注二十字

史記殘本七十四卷

元刊本

**宋裴駙集解唐司馬貞素索隱**

存本紀三四又九至十二

表六至十書一至五世家一二列傳一至七九至十五二十四至五十二五十七至六十九凡七十四卷

史記殘本七十六卷

元刊本

**宋裴駙集解唐司馬貞素索隱張守節正義**

存本紀四至

六表一至四七至十書一至八世家八至十二列傳二十九至七十凡七十六卷十二諸侯年表後有木印云安成郡彭寅翁鼎新刊行不著年月驗其板式蓋元刊本也舊

本史記載正義者絕少此本有正義差可貴也

漢書一百二十卷 宋刊元修本

**漢班固撰** 秘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板心有注大德至大延祐元統補刊者蓋宋刊元修本也  
每葉二十行行十九字注二十五字至二十八字不等

太平路學新刊漢書一百二十卷 元大德刊本

**漢班固撰** 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

古注

敘例

江東建康道肅政廉訪司以十七史書艱得善本從太平  
路學官之請徧牒九路令本路以西漢書率先俾諸路咸  
取而式之置局于尊經閣致工于武林三復對讀者耆儒

姚和中輩十有五人重校修補者學正蔡泰亨板用二千  
七百七十五面工費具載學計茲不重出始大德乙巳仲  
夏六日終是歲十有二月廿四日太平路儒學教授曲阜

孔文聲謹書

後漢書一百二十卷 北宋刊本

**宋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賢注 **志三十卷** 晉司馬彪撰 **梁劉**

昭注補 是書紙質瑩潔 紙背有濟道兩字朱印 字畫清朗桓字構

字俱不缺筆板心有注大德九年元統二年補刊者蓋北  
宋刊板元代補修之本也每葉二十行行十九字注二十  
五字缺紀一二志一二二共五卷抄補卷末有右奉  
淳化五年七月二十五日敕重校定刊正一條後列承奉  
郎守將作監丞直史館賜緋魚袋臣孫何承奉郎守秘書

省著作佐郎直集賢院賜緋魚袋臣趙安仁銜名二行下  
景祐元年秘書丞余靖上言

後漢書一百二十卷 宋刊元修本

**宋范曄**撰唐章懷太子賢注志三十卷晉司馬彪撰梁劉昭注補 欵式與前漢書同蓋同時刊板同時補修之本也

劉昭注補志序

後漢書殘本五十八卷 宋嘉定刊本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唐章懷太子李賢注 **劉昭注補**  
存目錄紀一二十下志一二十至二十二二十三傳七十至四十七七至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三十三至三十八四十四至四十七五十六十四下至六十八七十一至七十四七十

九八十凡五十八卷每葉十六行行十六字注二十一字  
百宋一屢賦注云嘉定戊辰蔡琪純父所刻也

景祐元年秘書丞余靖上言

後漢書殘本二十八卷 宋刊本

**宋范曄**撰 **劉昭注補** 存志二十二二十四至三十傳  
六八九十五十六二十二二十五至二十九五十一至五十三五十六至五十九六十三六十九凡二十八卷每葉  
二十行行十八十九字不等注二十四字金吾聞之黃君  
堯圃云即百宋一屢賦著錄之劉元起刊本也

後漢書一百二十卷 元大德刊本

**宋范曄**撰唐章懷太子賢注 **劉昭注補** 景祐校正後  
漢書狀後有大德九年十一月望日宿國路儒學手教授

任內刊一條

景祐元年秘書丞余靖上言

經進集補後漢書年表十卷 舊抄本

**宋**石迪功郎前權澧州司戶參軍臣熊方撰

自序

進表

進狀

三國志六十五卷 元大德刊本

晉平陽侯相陳壽撰

上三國志注表

自經止獲麟之後馬遷以紀傳易編年歷代信史流傳不  
忝董狐之筆厥今奎運昌隆文風丕振江左憲章命諸路

學校分派十七史錢梓池庠所刊者三國志池之為郡上

類率多貧窶學計歲入寡贏是舉幾至中輟總管王公 元

宗奧學宏才慨然以化今傳後為己任表倡之下其應如

響用能鳩工竣事不勞餘力郡博士孔 涓孫式克奉命董

提以底於成隸也淺見謏聞嘉與稽古之彥身際斯文鼎

新之幸會敢拜手書於左方大德丙午日南至前進士桐

鄉朱天錫謹跋

三國志殘本二十二卷 北宋刊本

**晉**陳壽撰 存魏志七至九二十五至三十蜀志九至十

五吳志四五十至十五凡二十二卷每葉二十六行行

二十五字

晉書音義三卷 元刊本

唐何超撰

楊齊宣序

自序

隋書八十五卷 元刊本

特進臣魏徵上 卷題 太尉楊州都督監修國史

上柱國趙國公臣長孫無忌等奉敕撰 紙背係洪武初

年行移文冊蓋明初印本也

天聖二年五月十一日上御藥供奉藍元用奉傳聖旨齋

禁中隋書一部付崇文院至六月五日敕差官校勘 時命臣綴

臣煜提點右正言直史館張觀等校勘觀尋為度支判官續命黃鑑代之 仍內出版式刊造

南史八十卷 元刊本

唐李延壽撰 每冊首有南沙龔氏浪泊草堂圖書印記

每卷末俱有題識間及明末吾邑怪異事 如怪鳥嘴潤半尺雞四足之類

卷二十四題識云吳若之來子求其入城與錢孺怡索先

君所著邑乘云云案邑志載龔易立本次子未知即易之

手筆否

唐書殘本五卷 宋刊本

劉昫等修 存一百四十卷下至一百四十四卷上每

卷末俱有左奉議郎充紹興府府學教授朱倬校正一行

唐書二百五十五卷 元刊本

宋翰林學士兼龍圖閣朝散大夫給事中知制誥充史館

修撰判秘閣臣歐陽修奉敕撰

曾公亮上表

新唐書糾謬二十卷 先君子手抄本



宋咸林吳續纂

自序 元祐四年

進表 紹聖元年

五代史記七十五卷 元宗文書院刊本

宋歐陽修撰徐無黨注 卷末有宗文書院刊五字

陳師錫序

遼史一百十六卷 明初抄本 項墨林藏書

元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監修

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奉敕修

聖旨 至正三年

進表 至正四年

金史一百三十五卷 元刊本

元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

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奉敕修

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委官錢梓印造咨文 至正五年

進表 至正四年

元史二百十卷 明洪武刊本

明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詔兼修國史臣宋濂翰林待

制承直郎兼國史院編修官臣王禕等奉敕修

進表 洪武二年

宋濂記 洪武二年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八終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九

史部

編年類

通歷十五卷

明人抄本

**唐馬總撰**

總撰通歷十卷孫光憲續十卷宋時合爲一

書直齋書錄解題著錄通歷十五卷是也此本首三卷闕以新抄補入題史臣李燾著斷非原書今撤出之卷四至末與郡齋讀書志所列一一符合卷中公子曰先生曰云云者當是虞永興畧論總按云云者則會元之說也卷九引鄭文貞公魏徵論畧曰則卷中所載論曰云云者蓋魏鄭公之說也續通歷好載符瑞夢兆及鬼神怪異之事體近小說此宋祖所以詔毀其書歟然所載五代事迹間有

出新舊兩史外者是亦足資參考有唐舊籍世不多有其  
珍秘之哉

郡齋讀書志曰通歷十卷右唐馬總撰總纂太古十七氏  
中古五帝三王及刪取秦漢三國晉十六國宋齊梁陳元  
魏北齊後周隋世紀興滅粗述其君賢否取虞世南畧論  
分系于末以見義焉

又曰續通歷十卷右荆南孫光憲撰輯唐洎五代事以續  
馬總通歷參以黃巢李茂真劉守光阿保機吳唐閩廣吳  
越兩蜀事迹太祖朝詔毀其書以其所紀多非實也

直齋書錄解題曰通歷十五卷唐泉州別駕扶風馬總會  
元撰書本十卷止于隋代今書直至五代增五卷者後人  
所續也晁公武志續通歷十卷孫光憲撰太祖朝嘗詔毀

### 其書

中興館閣書目曰通歷十五卷唐馬總撰起天皇氏總以  
史籍繁蕪故上索三墳中稽五典迄于隋季爲十卷今存  
自十一卷起唐高祖者卽孫光憲所續也光憲皇朝人作  
續通歷十卷起唐高祖止閩王審知今附于通歷後者惟  
五卷爾通歷一書大抵簡畧首紀三皇尤詭誕不經與司  
馬貞補史記所言無異隨事間有論著謂文帝庶幾於王  
道而景帝之擬成康則有慙德謂宣帝刑名圖霸之主也  
而世以比光武非其倫也斯言當矣 玉海四十七

鈕氏手跋曰鈔本通歷十五卷首題曰史臣李燾著卽知  
其妄今考讀書志及玉海知一卷至三卷蓋當時闕失後  
人取他書補入故三國首蜀而末無論畧也四卷至十卷

起西晉迄隋有總案語則爲會元所撰無疑其十一卷至末則孫氏所續也嘉慶甲子鈕樹玉跋于洞庭山中

資治通鑑二百九十四卷 元刊本 葉石君藏書

**宋**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充理檢使上護軍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勅編集 **元**後學天台胡三省音注 卷一後有葉氏石君題識

胡三省新注資治通鑑序

司馬溫公進表

元祐元年紹興二年兩次刊板銜名

通鑑釋例一卷 抄本

**宋**司馬溫公撰曾孫伋重編 分三十六例行間多注闕字皆與伋跋語合蓋猶是溫公原本未經後人竄改者

曾大父溫國文正公作書之例或因或做皆有所據故自春秋以來用例之精確深隱皆考究爲最詳而得其當于此概見然前例遺稿中遭散亂所藏僅存脫落已甚故先後無敘或改注重複觀者病焉伋輒採取而分類之爲三十六例其間或書年而不書事如曰齊襄公之二年或書事而不著年如曰節度使官自此始或書諡書年而不實其數如曰桓年以大雩有兩秋之類伋皆不敢增益也至若或文雖全而其字闕減者伋亦從而闕之或事欲詳見而旁附其文者伋則因其文而述之雖然苟能因此類而參酌貫穿焉亦庶幾矣伋抑嘗因此例而涉其書考其離析稽其授受推其甲子括其卷帙列爲四圖以便尋究求者授之以廣其傳庶與考異音釋並行於世萬一有助於

觀覽云乾道丙戌仲秋癸酉曾孫右朝散郎尚書吏部員外郎賜緋魚袋伋謹書

通鑑釋文三十卷

舊抄本

**宋**右宣議郎監成都府糧料院史炤撰 通鑑體大文繁名物訓詁浩博奧衍有非淺學可通者史氏取爾雅說文及諸經傳注古今小學之書詳爲音注積十年而書成用力亦云勤矣惟採摭既廣齟齬亦多胡身之特作辨誤以刊正之自辨誤行而此書遂微然地理之學史不及胡音訓之學胡不及史其書亦有不可沒者此本爲王西莊家藏舊抄本每半頁十二行行三十一二字不等

太史公作史記於尚書春秋左氏國語之外別出新意立本紀世家列傳後之作史者皆宗之莫敢有異獨近世司

馬溫公作通鑑不用太史公法律總敘韓趙魏而下至于五季以事繫年月之次治亂興亡之蹟并包夷夏粲然可考雖無諸史可也又自黃帝下屬五季貫穿成書皆出司馬氏一家之手此又不可得而知者通鑑之成殆百年未有釋文學者讀其書間有難字必捨卷尋繹淹移晷景一字既通則已忘失前覽矣於是眉山史見可著通鑑釋文三十卷字有疑難求於本史本史無據則雜取六經諸子釋音說文爾雅及古今小學家訓詁辨釋地理姓纂單聞小說精力疲疾積十年而書成吁亦勤哉夫無用之學聖賢所不取古今以文章名世傳後固不少雖傳矣未必真有補於世見可精索而粗用深探而約見不與文人才士競能於異世而爲後學垂益於無窮亦可以觀其用心矣

見可名炤嘉祐治平間眉州三卿爲摺紳所宗東坡兄弟以鄉先生事之見可卽清卿之曾孫也溫恭誠信見於言貌年幾七十好學之志不衰其猶所謂古君子者歟紹興三十年三月日左朝散郎權發遣黎州軍州主管學事縉雲馮時行序

直齋書錄解題曰通鑑釋文三十卷左宣義郎眉山史炤見可撰馮時行爲之序今考之公休之書大畧同而加詳焉蓋因其舊而附益之者也

陸狀元集百家注資治通鑑詳節一百二十卷 宋刊本  
**宋**會稽陸唐老集注 集注姓氏後有蔡氏家塾校正六字案百宋一廛賦注云孫尙書內簡尺牘十六卷目後有蔡氏家塾校正六字予向有趙靈均校元本首有鈔補序

一通云慶元三祀閏餘之月梅山蔡建侯行父謹序云云知是本爲宣宗時蔡建侯刊本也缺卷九卷十抄補又卷二十三至三十卷八十五至九十三俱以別本刊改卷數補入撤出附後

神宗御製資治通鑑序

獎諭詔書

溫公進表

溫公親節資治通鑑序

劉秘丞外紀序

溫公外紀序

通鑑釋文序

前年謁外舅陳宋齋先生坐次譚及海內藏書家先生言

其故人馬寒中購書不遺餘力當過龍山查氏見案頭有宋槧陸狀元通鑑詳節一書即海昌陳太常廣野先生所藏并顏魯公祭

姪文百計購之不可得怏怏不樂後查氏謀葬其親所卜

吉壤則馬氏田也寒中覘知之大喜曰書可得矣即詣查

氏陳說願效祊田之易田凡十畝書券盡付焉查氏始許

諾寒中抱書帖疾歸若惟恐其中悔也蓋其篤好如此余

時心識之後數年寒中後人浼其友倪君東銘攜書數十

種來售於余覽其目則通鑑詳節及祭姪文在焉急取視

之覺古香古色自來妮人愛不能舍乃勉為購之回憶外

舅所述備書於卷尾以見此書之流轉而入余手為可慶

也書中卷帙間有缺處用別板本填補之鈔補者百三十

九葉檢目錄細勘并取汲古閣刊本較對確為完書第當

時此書凡有數本其分卷小有不同故所補數卷每於首

帙標題有鏟削填寫處要不足為此書病耳倪君所攜書

余購十餘種尚有宋刊李肇翰林志李誠營造法式及薛

尚功手書鐘鼎款識樣本真蹟皆驚心動魄之書也緣索

價太昂余力不能多及姑還之今翰林志二書歸涉園張

氏薛書鐘鼎本則為桐溪汪公晉賢所得過眼煙雲令人

戀戀并附記於後時乾隆十年仲秋重裝建元書

通鑑釋文辨誤十二卷 元刊本

元天台胡三省身之撰

自序

歷代紀年十卷 宋紹熙刊本 述古堂藏書

宋晁氏

卷一闕首正統次古封建次僭據附唐

藩鎮又次盜賊夷狄及道書所載年號而以最近代年號終焉末附最國朝典禮載太祖至淵聖樂舞宮殿南郊太廟封泰山祀汾陰拜陵幸學大赦德音等事而終之以祖宗神御在京師者原注云元稿無此目止附見逐朝冊葉界行外今存卷末云云是書上起唐虞據包履常跋此本缺首卷起三國魏下迄北宋建國傳緒用人行政凡節目之大而關於體統者靡不臚載蓋不止于考據世裔年號而已即就年號而論夏諒祚有廣禧嘉祐六年辛丑清平治平三年丙午兩號而宋史不載案玉海歷代年號有廣禧清平俱注夏國蓋本諸此可補宋史之闕遼太宗立改元天顯而遼史太祖紀云天顯元年二月改元天顯七月上崩案資治通鑑云契丹改元天顯葬其主阿保機于木葉山五代史云德光立三年改元

天顯東都事畧云德光立二年改元天顯契丹國志太宗紀云帝即位猶稱天贊六年次年乃以天顯紀元雖微有異同而天顯為太宗年號則斷然無疑者遼史拾遺亦以天顯為太祖年號蓋仍遼史之誤遼道宗改元壽昌而遼史作壽隆案聖宗諱隆緒道宗為聖宗之孫何至紀年而犯祖諱且遼人謹于避諱避太宗諱而光祿改為崇祿矣避興宗諱而女真改為女直矣避天祚名而且追改重熙為重和矣嫌名猶回避如此而乃以祖諱紀元此理所必無者又案東都事畧十朝綱要文獻通考玉海洪遵泉志及安德州創建靈巖寺碑壽昌元年易州興國寺太子延聖邑碑壽昌四年憫忠寺故慈智大德佛頂尊勝大悲陀羅尼幢壽昌五年三座塔玉石觀音像倡和詩壽昌五年俱作壽昌均與此合可訂遼史之誤有禪史



學豈淺鮮哉是書自玉海直齋書錄解題外近惟讀書敏求記著錄此本卽係述古舊藏雖稍有殘缺終不失爲希世珍也

昭德族父紀年旣成先君首得其藁及言編纂之瘴累歲而後就猶恨居宜黃山間國史諸書不盡見故勘覆未詳尙多闕畧當有待於後日未幾族父下世惜哉後二十有四載當紹興之辛巳子綺復求本于八兄叔我而鈔之又十有五年再謄是本且與外弟范信伯校定繕寫異時可鍍木以傳庶無負述作之意於九原也淳熙乙未秋七月旣望晁子綺謹記

余分教盱江郡或謂余元莊之故家有寓盱者未幾晁仲皓子綺過余數往返見其議論多前輩言行余喜聞之一日至其塾出歷代紀年示余曰先伯父提舉公所爲書也纂緝之工垂五十載未有傳者余受而閱之自唐虞三代以至於今建國之始末傳緒之久近治亂興衰進退用捨凡節目之大而關於體統者可以槩見殆不止於世系年譜而已余旣歎晁公之博而專且愛此書之有補於學者爲之鍍木以成其志晁公諱公邁字伯咎元莊之裔孫景迂之猶子崇福之家嗣建炎南渡繇天府掾貳郡持節問學能世其家蓋載之訓詞云紹熙壬子季春望後五日樂清包履常書

黃氏手跋曰此歷代紀年述古堂舊物也按是書傳布絕少知者頗希余留心述古舊物裝潢式樣一見卽識然遵王所記不甚了了卽如此書首缺第一卷並未標明其云

始之以正統而後以最歷代年號終焉似首尾完善矣然十卷外又有最國朝典禮五葉此附錄于本書者而記未之及何耶又按書錄解題云歷代紀年十卷其自爲序當紹興七年或者此缺第一卷故自序不傳爾余友陶蘊輝爲余言向在京師見一鈔本是完好者未知尙在否也俟其入都當屬訪之嘉慶元年棘人黃丕烈書於故居之養恬軒

直齋書錄解題曰歷代紀年十卷濟北晁公邁伯咎撰詠之之子也嘗爲提舉常平使者其自爲序當紹興七年

中興小紀四十卷

文瀾閣傳抄本

宋熊克撰

續資治通鑑長編五百二十卷

文瀾閣傳抄本

宋李燾撰 卽擺印之底本也

進表

乾道四年

綱目分注發微十卷

叢書堂抄本

**宋**從政郎安吉州安定書院山長劉國器撰 分注出趙

師淵手其中謬誤經後人糾正者甚多國器則直以分注爲朱子所作凡舊史所載或存或削均謂具有深意而隨事闡明之故曰發微文淵閣書日著錄板心有叢書堂三字

嘗閱六朝史至陳寶應使人讀漢書聞蒯通說韓信相君之背貴不可言之語而謂之智士虞寄則告以班彪王命論之識所歸爲之歎曰通之設是辭特以遂其計反不能取信於當時史之載是辭蓋以紀其實而乃貽後世無窮

之禍作史者可不謹哉及觀綱目分注於刪通所說則削而不存於班彪所論則載之甚備吁亦可以見朱文公之心矣因是反覆推研參以通鑑凡所損益雖片言隻字必究極夫事理之所以然則知前史紀載是非善惡混焉而莫識其真簡冊浩繁辭義精密雖未能詳盡厥旨試披其一二而攷訂之賈誼告文帝體貌大臣謂其以絳侯譏上威君雅疑李淵而不發兵謂其引突厥入寇任尙與鄧遵爭功而罪以增級受賄從諫表士良罪狀而誣以窺伺朝廷守志不屈指曰不敬觝排異端目爲矯激而司馬昭則謂能以德攻畧其殺誕之罪揚雄則謂不詭於聖人遺其美新之失道成并宋也曰能全國家朱溫篡唐也曰能安社稷孫宏多詐而曰其行謹厚牛李姦邪而曰謹守格式

才能之真僞論議之得失茫無折衷而所載之事且乖錯而失倫王莽之立司市與易繫正辭之文並錄太宗之擊高麗與夏禹治水之功互紀銅匱以來告密而託名於伸冤招諫白馬以陷忠良而歸咎於衣冠浮薄若此之類並經綱目所削蓋司馬文正公之作通鑑因舊史以紀事其言曰使觀者自擇其善惡得失以爲勸戒意可知矣朱文公之作此書乃以綱目爲名事之得其條理雖莫要於綱而纖悉具備尤莫詳於目況夫隱伏而難見疑似而難明參錯同異而難齊幾微之際又不可以不察也故大書以提要分注以備言言必證其事事必驗其實刊落浮辭約歸至理是其天地之心陰陽之蘊萬物之情數千百年行事之迹已洞究於胸中則縱橫泛應無一而非春秋之微

意豈若後世紀傳之書而已哉故曰綱者法家之條今日者法家之斷案嗚呼微矣然坎井之見不足以識江河之大菴屋之陋不足以發日月之光世之君子能明朱文公之旨者願執鞭以請益云咸淳乙丑仲夏莆田劉國器謹書

通鑑綱目集覽鑄誤三卷附綱目考異辨疑

明永樂刊本 季

章藏書

**明瞿佑撰**

糾王幼學集覽之誤集覽一書謬誤宏多本

不足辨惟其書散附綱目蓋已家絃戶誦非瞿氏一一摘出孰知其荒謬一至此耶故錄存之卷首有季振宜藏書印記

望江王氏之著集覽也自謂積二十年七易稿而後成其

用心蓋亦勤矣讀鑑者爭先快覩視猶指南其珍惜而尊信之予自幼閱分注遇有疑難試出是編以考焉則亦缺然無所稽載也竊意所志者不過地理之沿革官制之變更音訓之異同句讀之斷續而已遂高閣束之未暇徧覽也不料殘齡久拘囹圄長晝默坐無所用心適都督袁公齋綱目一部乃建寧新版就於分注下附刊集覽者因得以備觀焉則荒辭猥註層見錯出地理不分南北官制不辨古今音訓謬於理而句讀不成文甚則違道背義而肆爲臆說者有之蓋鼻者自爲一書雖有舛誤人未易見今附錄于後隨事證驗玳璽瞭然始不可得而掩矣輒不自揆每事以片楮錄之久而盈篋公因命標註於卷上遂不獲辭既而仍存其舊稿凡二百一十六條析爲上中下三

卷第以患難中別無書籍可考而新版又多脫畧之善本校正爲可恨耳嗟夫磨光刮垢固知獲譴於前人承誤踵訛又恐傳疑於後學然與其爲公羊之罪人寧爲穀梁之忠臣也永樂八年歲在庚寅冬十月初吉錢塘瞿佑謹書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二百卷 文淵閣傳抄本

宋李心傳撰

皇宋十朝綱要二十五卷 抄本

**宋**眉山李重編 重李燾子也是書編年紀事有綱無目非大事則畧而不書故曰綱要然所載事迹間有出長編中與小紀繫年要錄等書外者亦足以資參考始太祖訖高宗凡十朝每朝之前冠以改元凡幾皇后皇子公主幾人宰相參知政事等官暨進士題名以及廢置州府而以

誕節神御殿名終焉文淵閣書目焦氏經籍志俱著錄皇朝編年備要引用書目亦載之近則久無傳本此本從浙西藏書家宋刊本傳錄者

王應麟曰李重撰十朝綱要 玉海四十九

皇朝編年備要二十五卷補刊編年備要五卷 影寫宋刊本

**宋**壺山陳均編

皇朝國史諸書勒琬爰揭日月固將與三五載籍相爲無窮均衡茅下士蓋嘗拜手稽首斂衽肅容竊觀皇綱帝範巨麗之萬一邈若層霄茫乎漲海有非蠡管所能窺測況以均之資稟魯鈍不能強志輯成此書深以詮次失倫而有所乖刺是懼私質諸友朋或有謂均者曰子志良苦力良勞其如犯三不韙何以私家而哀國史以偏見而折衷

諸書則僭冊書重大未易編摩而以數十萬言該之則疎  
諸書雜出宜免抵牾去取之間一或失當則舛均敬應之  
曰國朝信史與夫名公鉅儒所纂諸書並行於世家傳人  
誦今所輯者特欲便緝繹備遺忘固非敢求與之並行而  
偕傳也奚其僭拑摭所及博參諸書文雖少損於舊事則  
不增於前諸書固自若也雖無此書誰無此書奚其疎或  
要其終或以附見或以類從舉宏撮要主於事實而不敢  
必以日月爲斷亦信其可信闕其可疑云爾如欲質其疑  
求其詳則有太史氏及諸書在旣以對或人因併書于下  
方前太學生莆田陳均拜手稽首謹識

莆田陳君均以其所輯皇朝編年舉要與備要之書合若  
千卷踵門而告曰均之幼也侍從祖丞相正獻公獲觀國

朝史錄諸書及眉山李氏續通鑑長編意酷者之獨患篇  
帙之繁未易識其本末則欲刪煩撮要爲一書以便省閱  
時方從事舉子業未之能也晚滯場屋決意退藏林壑間  
又以出入當世名流之門得盡見先儒所纂次若司馬文  
正公之稽古錄侍郎徐公度之國紀以及九朝通畧等書  
亡慮十數家博攷而互訂之於是輯成此編大綱本李氏  
而其異同詳畧之際則或參以它書昔嘗讀朱文公通鑑  
綱目歎其義例之精密蓋所謂綱者春秋書事之法也而  
所謂目者左氏備言之體也自司馬公目錄舉要之作至  
是始集大成觀者亡復遺憾均竊不自揆輒放而依之然  
文公所述前代之史故其書法或寓褒貶於其間均今所  
書則惟據事實錄而已不敢盡同文公之法也願一言以

述之何如德秀讀其書彌月始盡卷則喟然曰美哉書乎  
聖祖聖孫之功德元臣故老之事業赫赫乎鏗鏘乎備於  
此矣然綜其要而求之則自藝祖以來凡所以祈天永命  
垂萬世無疆之休者大抵弗越數端蓋其以仁立國而不  
雜五伯權利之謀以儒立教而不溷百家邪說之說求治  
寧悠緩而不爲一朝迫切之計用人寧樸鈍而不取小夫  
輕銳之才嘉祐治平以前廊廟之訏謨縉紳之論建相與  
葆衛扶植如恐失之此其所以大治也自熙寧輔臣出新  
意改舊法高談古始陰祖筦商而國脉病矣名爲尊經實  
尙空寂而學術乖矣謂參苓耆朮不急於起疾而一切雜  
進者皆決腸破胃之藥根本安得而弗傷謂鼎鼐琮璧不  
足以適用而錯然前陳者皆奇詭淫靡之具風俗安得而

弗壞章呂鼓其波二蔡熾其燄更倡遞述至于黼貫極矣  
此其所以致亂也凡百有六十七年之行事可喜可慕可  
歎可愕者一攬而盡得之真我宋千萬年之龜鑑也吁是  
豈獨學者所當熟復哉叡明在御垂精典訓有高宗成王  
之風使是書獲陳于前則所以啟發天聰緝熙聖德者何  
可勝旣窮閭下士雖無階可以自進然夜光明月之珍蘊  
藏山海終有不可揜者安知侍從蕃宣之彥無以是聞于  
上者乎君逮事正獻公得其家學旣又出從賢士大夫游  
以博其見聞故於是書斟酌損益皆有條理非安危所繫  
則畧而弗書其志固將有補於世非徒區區事記覽而已  
也君嘗與計偕繼游天子之學今以累舉恩當對大廷不  
願就獨朝夕矻矻于此旣積十餘年之力纂而成之又將

次及于中興之後聞四方之士可與商榷者不憚千百里  
橐其書而從之忘其道涂之艱羈旅之苦也此其用志豈  
世俗所可量哉迂愚不敏竊獨嘉之故爲之述如此若書  
之凡例則君列之篇端矣故不復云紹定二年三月辛卯  
建安真德秀謹書

平甫與余游從廿年矣足不出書室口不及世事利害得  
喪不足以動其心師友淵源蓋得所漸孜孜爲學未見其  
止也一日告余曰我朝祖功宗德相業臣謨惟長編一書  
包括無遺本未可考但浩如烟海學者莫知涯涘僕之鈍  
尤不能強記欲纂作二書一舉其要一備其目事之相聯  
屬者亦或互見參稽國史出入諸書訂其異以會其同約  
其詳而補其略庶幾文公朱先生所修通鑑綱目之意而

非敢僭以自比焉此書幸成則得以私便誦記不敢外示  
也積年而書成余與二三同志先得觀之傳示寢廣人各  
欲得其書而力不能錄遂相與鋟木願友朋共之非平甫  
志也平甫從容語余而色不懌余應之曰祖宗以仁厚得  
民以紀綱立國如前代闔寺女寵外戚強臣與夫大刑戮  
之事悉杜其微而窒其源聖子神孫世守弗失蓋將與典  
謨並行此其澤在斯人法垂後世爲君者而得是書則可  
以彌綸天道扶植人紀爲臣者而得是書則可以寅亮天  
工輔成君德况子之所纂舉宏撮要在機務之繇尤便省  
覽子其能終秘之而私爲衡茅書生記誦之具乎平甫曰  
不敢遂書於其后紹定己丑中秋長樂鄭性之書

國史尚矣太祖太宗真宗爲三朝仁宗英宗爲兩朝神哲



徽欽四宗爲四朝史用班馬體非一世一有司所能就也  
續通鑑長編稽國史做溫公運之左氏則眉山李氏專其  
家間有提綱挈領之書書未之見今所見者太學生莆陽  
陳均爲之名曰皇朝編年舉要備要其取類博其收功精  
夫紀事之約未易言也孔子序書及筆削春秋嚴矣司馬  
溫公雖未爲本朝通鑑先爲稽古錄祖春秋意亦本朝史  
籍之綱也此書又取司馬氏之綱而時有修飾取李氏之  
目而頗加節文且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質之鉅工中爲衡  
度以裨金匱石室之藏日昃清問乙夜觀書庶幾有取焉  
是於昭代史學不其多益乎我國家超越漢唐比方虞周  
者以仁立本也若乃陰陽之消長君子小人之進退前事  
不忘後事之師者二公旣言之茲不贅云紹定二年冬十

一月日南至朝議大夫直敷文閣新知漳州林岳敬書

中興兩朝編年綱目十八卷

影寫宋刊本

**不著撰人名氏**

起於建炎之元年訖於淳熙十七年體

例與皇朝編年備要同蓋以續陳氏書也南宋編年之書  
高宗一朝有中興小紀繫年要錄十朝綱要年經月緯紀  
載詳核孝宗一朝則自劉時舉續資治通鑑宋史全文外  
別無專書是書紀高孝兩朝之事宏綱細目視劉時舉所  
載加詳宋史全文則卽以是書爲藍本考孝宗一朝之政  
治者是書其較備歟文淵閣書目著錄

續編兩朝綱目備要十六卷

影寫宋刊本

**不著撰人名氏**

中遇昀字側注御名蓋理宗時人所撰

也紀光寧兩朝之事以續中興兩朝編年綱目體例款式

均與前二書同蓋係宋時合刻者 四庫全書著錄本從  
永樂大典錄出此則原本也

續宋中興編年資治通鑑十五卷

元刊本

池北書庫藏書

**宋**通直郎戶部架閣國史實錄院檢討兼編修官劉時舉  
撰 目錄後有陳氏餘慶堂刊六字

是編繫年有考據載事有本末增入諸儒 議三復校正  
一新刊行宋朝中興自高宗至于宣宗四朝政治之得失  
國勢之安危一開卷間瞭然在目矣幸鑒

靖康要錄十二卷

文瀾閣傳抄本

**不著撰人名氏**

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三十六卷附宋季朝事實二卷

元刊本

**不著撰人名氏**

卷首題豐城游

大昇校正蓋刊書者

姓名也宋季朝事實載度宗少帝益廣二王事迹

李燾進續資治通鑑長編表

宋史通鑑一書見刊行者節略太甚讀者不無遺恨焉本  
堂今得善本乃名公所編者前宋已盛行於世今再綉諸  
梓與天下士大夫共之誠爲有用之書回視他本大有逕  
庭具眼者必蒙賞音幸鑑

大事記續編七十七卷

明成化刊本

**明**金華王禕子充著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九終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十

史部

紀事本末類

通鑑紀事本末四十二卷

宋寶祐刊本

**宋**建安袁樞編

初子與子袁子同爲太學官子袁子錄也子博士也志同志行同行言同言也後一年子袁子分教嚴陵後一年子出守臨漳相見於嚴陵相勞苦相樂且相楙以學子袁子因出書一編蓋通鑑之本末也予讀之大抵舉事之成以後於其萌提事之微以先於其明其情匿而泄其故悉而約其作窳而槪其究遐而邇其於治亂存亡蓋病之源醫之方也予每讀通鑑之書見事之肇於斯則惜其事之不

竟於斯蓋事以年隔年以事析遭其初莫釋其終攬其終  
莫志其初如山之峩如海之茫蓋編年繫日其體然也今  
讀子袁子此書如生乎其時親見乎其事使人喜使人悲  
使人鼓舞未既而繼之以歎且泣也嗟乎由周秦以來曰  
諸侯曰大盜曰女主曰外戚曰宦官曰權臣曰夷狄曰藩  
鎮國之病亦不一矣而其源不一哉蓋安史之亂則林甫  
之爲也藩鎮之亂則令孜之爲也其源不一哉得其病之  
之源則得其醫之方矣此書是也有國者不可以無此書  
前有姦而不察後有邪而不悟學者不可以無此書進有  
行而無徵退有蓄而無宗此書也其入通鑑之戶歟雖然  
覲人之病戚人之病理人之病得人之病而於身之病不  
憚焉不諱焉不醫之距焉不醫而繆其醫焉古亦稀矣彼  
聞而此昭宜也切於人紆於身可哀也夫淳熙元年三月  
戊子廬陵楊萬里敘

通鑑一書於治道最切實諸史之精華百代之龜鏡古未  
有也神宗皇帝深所愛重錫資治之嘉名且命經筵進讀  
歷朝寶之永以爲訓近世建安袁公復作紀事本末區別  
條流各從其類豈求加於通鑑之外哉蓋通鑑以編年爲  
宗本末以比事爲體編年則雖一事而歲月遼隔比事則  
雖累載而脈絡貫聯故讀通鑑者如登高山泛巨海未易  
遽覩其津涯得本末而閱之則根榦枝葉繩繩相生不待  
反覆它卷而瞭然在目矣故本末者通鑑之戶牖也袁  
公之爲是書其殆司馬文正之疏附先後也歟與篤淳祐  
壬子退而里居四年之間熟得繙閱每見世道開泰君明

臣良百度修舉四裔賓服使人忻悅愛慕至若叔世末造  
賢愚倒植綱頹紐解外阻內訌使人感憤歎息要其指歸  
治未始不由於任君子亂未始不由於親小人安未始不  
由於固民心危未始不由於困民力忠實事上者未有不  
昌姦諛欺君者未有不亡公廉宏濟者奕世流芳貪刻暴  
殄者子孫貽殃天道人事其應靡忒參稽源委可以昭勸  
戒於方來是書之關於世教亦大矣嚴陵舊本字小且訛  
乃易爲大書精加讎校以私錢重刊之非特便老眼訓子  
弟庶與四方朋友共之云寶祐丁巳秋七月朔古汴趙與  
篤謹書

三朝北盟會編二百五十卷

舊抄本

**宋**朝散大夫充荆湖北路安撫司參議官賜緋魚袋臣徐

夢莘編集

嗚呼靖康之禍古未有也夷狄爲中國患久矣昔在虞周  
猶不免有苗獫狁之征漢唐以來如冒頓之圍平城佛狸  
之臨瓜步頡利之盟滑上此其盛者又其甚則屠各陷洛  
耶律入汴而已是皆乘草昧凌遲之時未聞以全治盛際  
遭此其易且酷也揆厥造端誤國首惡罪有在矣迨至臨  
難無不恨焉當其兩河長驅而來使有以死捍敵青城變  
議之日使有以死拒命尚可挫其凶焰而折其姦鋒惜乎  
仗節死義之士僅有一二而媮生嗜利之徒雖近臣名士  
俯首承順唯恐其後文吏武將望風降走比比皆是使彼  
公肆凌藉知無人焉故也尚忍言之哉搢紳草茅傷時感  
事忠憤所激據所聞見筆而爲記錄者無慮數百家然各

說有同異事有疑信深懼日月浸久是非混并臣子大節  
邪正莫辨一介忠疑湮沒不傳於是取諸家所撰及詔敕  
制誥書疏奏議記傳行實碑誌文集雜著事涉北盟者悉  
取詮次起政和七年登州航海通好之初終紹興三十二  
年逆亮犯淮敗盟之日繫以日月以政宣爲上帙靖康爲  
中帙建炎紹興爲下帙總名曰三朝北盟集編盡四十有  
六年分二百五十卷其辭則因元本之舊其事則集諸家  
之說不敢私爲去取不敢妄立褒貶參攷折衷其實自見  
使忠臣義士亂臣賊子善惡之迹萬世之下不得而掩自  
成一家之書以補史官之闕此集編之本志也若夫事不  
主此皆在所畧嗣有所得續繫于後如洪內翰邁國史李  
侍郎燾長編并繫年錄已上太史氏茲不重錄云焉逢攝

提格紹熙五年十二月嘉平日朝散大夫荆湖北路安撫

司參議官賜緋魚袋臣徐夢莘謹序

抄本

皇朝通鑑長編紀事本末一百五十卷

**宋楊仲良撰**

仲良之名不見於書中案玉海云楊仲良

爲長編紀事本末一百五十卷陳均皇朝編年備要引用  
書目有楊公仲良長編紀事本末則此書爲仲良所作無  
疑是書以李氏長編分類編次每類中仍以編年紀事原  
委備具繁簡得中洵可與長編相輔而行且長編微欽兩  
朝皆已闕佚藉此得考見崖畧尤可寶貴季滄葦徐健菴  
書目俱著錄徐目云闕卷一百十四至一百十九此本蓋  
從徐氏藏本傳寫者除原闕外又闕五六七三卷暨卷八  
上半卷

皇朝紀事本末寶祐元年直微猷閣謝侯守廬陵始以家藏本刊於郡齋侯既去予從郡學見之借授貢士徐君琥傳錄徐以郡本不可復得有意轉刊於家或謂卷帙繁多宜作節本子亟止之曰史未易節也前代史尚難之况國朝節史近於筆削倘不知史法而容易措手則去留失宜首尾不備使讀者憮然此與斷編闕帙何異史館遴選尚不敢苟而私家新學見史輒節非予所敢知也徐君幸從予言而止刊既就以示予覆讀則頗疑其間多所舛訛蓋前此郡齋所刊匆匆未及點對而侯已去殊為可惜近有得大字蜀本者予復借與數友參校乃知郡本固自多誤蜀本誤亦不免再質之於續通鑑長編尋其本文初意而後敢以為安所校正不翅千數百字然亦唯有誤則據本

正之倘無可據雖一字不敢輒增損也工告畢為識其所自五年歲在丁巳十月望廬陵歐陽守道謹書

蜀鑑十卷

明初刊本

宋郭允蹈撰

蜀在禹貢一梁州爾文王興於岐西而從武王牧野之師者乃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說者謂文王化行江漢之所被信矣三代以來秦得蜀以并諸侯漢高由蜀漢以定三秦諸葛孔明三分天下僅有其一而伸大義於季漢非以其地西接崑函南連荆吳扼關河之勝則為天府之固合吳蜀之長則據上流之重險要雖控制一隅而形勝實關於天下歟中興南渡首吳尾蜀有常山之勢前褒後劔得金城之險乃眷西顧護蜀如頭目保蜀如元氣世歷百年

歲經三卯外有虎噬之虞內懷頽勞之憂而蜀之爲蜀非全盛時比矣文子久仕於蜀身履目擊而動心焉燕居深念細繹前聞因俾資中郭允蹈緝爲一編起自秦取南鄭迄于王師平孟昶凡地形之阨塞山川之險阻邇雍而隣荆者稽之舊史按之圖志悉紀於篇西南夷爲蜀後戶未形之憂難忽而已事之鑒可師則又條其本末而附之間又論其得失之要者定爲十卷凡千三百年蜀事之大凡亦可以概見於此噫蜀在宇內九之一爾得之則安失之則危竊之則亡覽是書者可以鑒焉因名曰蜀鑒雲端平三年十月朔旦昭武李文子序

余與資中士友郭允蹈居仁旣爲蜀鑑一編使凡仕蜀者知古今成敗興衰治亂之蹟以爲龜鑑其事備矣復取大易習坎設險之義與孟軻氏天時地利人和之說吳起在德不在險之對以附諸編末蓋山川有自然之險而仁義不足以維持之則險非其險矣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常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常簡以知阻易簡之中險阻伏焉易簡者何仁義是也故至仁有不仁至義有不義夫能以仁義治其國者國必昌不能以仁義治其國者國必亡是道也推之以保四海可也豈特區區一隅之蜀哉荀卿子曰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威文之節制威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真知言哉嘉熙丁酉重五日文子謹跋

昔蕭何入秦丞相府獨收秦圖書備知天下阨塞戶口多



少強弱處乃用以相漢益信周官訓方形方等官之設其  
意爲有在矣余向帥江陵郭湛溪仕蜀而出遂爲江陵寓  
公每語余以蜀事而不知其著此書也後十餘年蜀道洶  
洶余自邇列出鎮長沙名爲託裏而其子涉出示此書於  
是湛溪卽世亦幾十年矣嗟乎楊雄旣沒而法言乃行今  
蜀事如許此書之出豈不足爲經理恢拓者之助乎淳祐  
五年八月某日古郢別口跋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十終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十一

史部

別史類

汲冢周書十卷

元至正刊本

晉孔晁注

卷首有吳元恭氏吳興沈淪兩印

黃玠刊板序

至正甲午

丁黼序

嘉定十五年

建康實錄二十卷

舊抄本

顧氏澗濱據宋本校

高陽許嵩撰

後列嘉祐三年開造建康實錄校正官

張庖民等銜名七行紹興十八年重雕校勘官韓軫等銜  
名九行

自序

宋太宗實錄殘本八卷

抄本

從陳君子準藏舊抄本傳錄

宋錢若水

原八十卷今存卷二十六至三十卷七

十六卷七十九八十共八卷晁公武曰楊億娶張洎女不終故洎傳多醜辭洎傳適在卷中如曰性便佞能伺候人主意又曰尤險陂好攻人之短又曰善事黃門宦官又曰性鄙吝又曰在江表日多讒毀良善誠爲醜詆流議之來有由致也每卷末俱有書寫人某某初對某某覆對某某一條

郡齋讀書志曰太宗實錄八十卷皇朝錢若水等撰至道三年命若水監修不隸史局若水卽引柴成務宋度吳淑楊億爲佐咸平元年書成上於朝起卽位至至道三年丁酉三月凡二十年初太宗有馴犬常在乘輿側及崩犬輒不食李至嘗作歌紀其事以遺若水其斷章曰白麟赤鴈君勿書勸君書此懲浮俗而若水不爲載呂端雖爲監修而未嘗泄局書成不署端名至挾其事以爲專美若水援唐朝故事若此者甚衆世人不能奪又傳億子娶張洎女而不終故洎傳多醜辭嗚呼若水及億天下稱賢尚不能免於流議若此信乎執史筆者之難也

直齋書錄解題曰錢若水等以至道三年十一月受命咸平元年八月上之九月而畢人難其速同修撰者給事中濟陰柴成務寶臣秘閣校理丹陽吳淑正儀直集賢院建安楊億大年案億傳書凡八十篇而億獨草五十六卷

通志二百卷

元至治刊本

宋右迪功郎鄭樵漁仲撰

夾漈先生通志包括天地陰陽禮樂制度古今事實大無不備小無或遺是集繡梓於三山郡庠亦既獻之天府藏之秘閣然北方學者猶未之見予叨守福唐洪惟文軌會同斯文豈宜專美一方迺募僚屬仍捐已俸稟之省府募捐五十部散之江北諸郡嘉惠後學熟而復之若伐薪於林採丸於穴信手而得用以輔佐清朝參贊化育豈云小補倘博雅君子同予志者益廣其傳是所願望至治二禩壬戌夏五郡守可堂吳繹書于三山郡齋

通志書宋先儒夾漈鄭先生樵所述也天啟文運皇元肇興爰命臣工勒諸三山郡學雖經呈進而北方學者槩不多見予叨承宣命來守是邦謹捐已俸暨諸同寅徵工印造此書關發中原諸郡庠庶遠近學者見聞均一凡我同

志幸相與成之

右伏以聖世開太平合四海同文同軌先儒作通志亘千載異人異書事無大小之遺義貫精粗之一探衆誌之幽蹟爲羣史之會歸皇王帝霸道可得聞天地人物名無不備理亂安危之異轍正邪媿惡之殊方凡幾年大集厥成示歷代如指諸掌慨載籍猶斷繩之不續此一書若貫珠之相聯雖南閩久已刊行而北方尚未多見欲全編之編及豈獨力之能爲洞貫古今可束諸子百家於高閣式彰聲教庶儷四書六籍於清朝謹疏至治元年五月日疏福州路總管可堂吳繹題

至治二年九月印造

總序

東都事畧殘本六十卷 宋刊本

**宋王偁進** 存卷三十一至四十四十六至四十八五十

一至六十八十四至一百五十一百十六至一百三十九凡六十卷每葉二十四行行二十四字

契丹國志二十七卷 元刊本

**宋葉隆禮撰** 闕卷十六至末抄補

葉隆禮進表 淳熙七年

元秘史十五卷 抄本

**不著撰人名氏** 文淵閣書目著錄文詞鄙俚未經譯潤

故傳本絕稀然元史敘次太祖太宗兩朝事迹顛倒複沓誠有如錢氏所云者此書論次頗詳且得其實實可羽翼正史是亦讀元史者所不廢也

元太祖朔業之主也而史述其事迹最疏舛惟秘史敘次頗得其實而其文俚鄙未經詞人譯潤故知之者尠良可惜也元之先世譜系史亦缺略據秘史乃知太祖之大父葛不律始自稱合罕史稱葛不律寒寒當為罕方與它文一例葛不律沒遺言以叔父之子俺巴孩代領其眾是為泰赤烏氏即史所稱咸補海罕也俺巴孩為金人所殺諸部又立葛不律之子忽都刺為合罕此皆元史所未詳也太祖少與泰赤烏有隙為泰赤烏所執欲殺之太祖伺守者隙逃去鎖兒罕失刺匿之家乃得免鎖兒罕失刺者赤老溫之父史既不為赤老溫立傳而鎖兒罕失刺之事亦不著於本紀亦闕漏之甚者也蔑兒乞部故與烈祖有怨聞太祖在不兒罕山襲掠之虜夫人宏吉刺氏太祖求救

于克烈王罕王罕資太祖兵與札木合合兵擊之悉收其所掠太祖遂與札木合合營札木合者太祖之疏屬太祖幼時同嬉戲稱安荅者也居歲餘札木合復疑之乃乘夜去諸部多棄札木合從太祖者遂議立太祖爲成吉思合罕紀皆不書而忽書麾下搆只與札木合部人構怨一事繫于帝方幼冲云云之下此大誤也當太祖幼時勢甚微弱賴王罕札木合二人假以徒衆羽翼漸成始立名號紀但云丙寅歲羣臣上尊號曰成吉思皇帝不知成吉思罕之號蓋已久矣其後遣使誚青按彈火察兒等謂昔者吾國無主汝等推戴吾爲之主者正指此事也先稱合罕者一部之主後稱皇帝乃爲羣部之主豈可略稱罕一節而不書乎紀又云哈荅斤部散只兀部朶魯班部塔塔兒部

宏吉刺部聞乃蠻泰赤烏敗皆不自安會于阿雷泉斬白馬爲誓欲襲帝及王罕宏吉刺部長迭夷恐事不成潛遣人告變帝與王罕逆戰于盃亦烈川大敗之其下文又云宏吉刺部欲來附哈撒兒不知其意往掠之於是宏吉刺歸札木合部與朶魯班亦乞刺思哈荅斤火魯刺思塔塔兒散只兀諸部會於犍河共立札木合爲局兒罕盟于秃律別兒河岸誓畢驅士卒來侵抄吾兒知其謀以告帝帝卽起兵逆戰破之札木合脫走宏吉刺部來降據祕史則此兩條本是一事當時從札木合者實有十二部立札木合爲罕將以拒王罕與太祖也而乃蠻泰赤烏之敗則在札木合等散去之後紀所書偵倒復沓皆不足據論次太祖太宗兩朝事迹者其必於此書折其衷與嘉定錢大昕

跋

雜史類

國語二十一卷補音三卷 元刊本

**吳**韋氏解 **補音** **宋**庠撰

韋昭國語解序

戰國策三十三卷 影寫宋剡川姚氏本 陸氏較先手校

**漢**高誘注

曾鞏序

劉向序

李文叔書後

王覺題後

孫元忠書後 記劉原父語

姚安序紹興丙寅

戰國策經鮑彪殺亂非復高誘元本而剡川姚宏較正本博采春秋後語諸書吳正傳駁正鮑注最後得此本嘆其絕佳且謂於時蓄之者鮮矣此本乃伯聲較本又經前輩勘對疑誤採正傳補注標舉行間天啟中以二十千購之梁溪安氏不啻獲一珍珠船也無何又得善本於梁溪高氏楮墨精好此本遂次而居乙每一摩挲不免以積薪自哂要之此兩本實為雙璧闕一固不可也崇禎庚午七月曝書於榮木樓牧翁謹識

陸氏手跋曰戰國策世傳鮑彪注者求吳師道駁正本已屬希有况古本哉錢遵王假余此本係姚宏較刻高誘注蓋得之于牧翁宗伯者不特開卷便有東西周之異全本

篇次前後章句煩簡亦與今本迥不相侔真奇書也因命友印錄此冊原本經前輩勘對疑誤採正傳補注標舉行間宜并存之一時未遑也牧翁云天啟中得此于梁溪安氏無何又得善本于梁溪高氏今此本具在已出尋常百倍不知高氏本又復何如耳戊戌孟春六日錄校并識虞山陸貽典

又曰庚寅冬牧翁絳雲樓災其所藏書俱盡于咸陽之炬不謂高氏本尚在人間林宗葉君印錄一本假余校此頗多是正而摹寫誤字猝未深辨并一一校入尚擬借原本更一訂定也戊戌季冬六日校畢記

又曰己亥春從錢氏借高氏原本校前十九卷孟冬暇日過毛氏目耕樓借印錄高氏本校畢此書始爲完璧云敕

先

黃氏手跋曰戰國策高注本向傳二本一出于梁溪安氏一出于梁溪高氏皆宋刻高氏本余已刊行於世矣安氏本影寫者出常熟陸敕先家敕先跋語皆係親筆并高氏異同亦粘籤于上余甚珍之以二本不可偏廢并重昔賢手跡也復翁炙硯書

戰國策十卷

元至正刊本

陸敕先藏書

**宋** 縉雲鮑彪校注

**元** 東陽吳師道重校

四五卷末有至

正乙巳前藍山書院山長劉鏞重校勘一條蓋至正二十五年刊本也卷首牒文銜名及劉氏曾氏序抄補末頁有陸敕先題識云乙未三月借顧僧虔本錄全

皇帝聖旨裏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司平江路守鎮分司

准司官僉事伯顏帖木兒嘉議牒嘗謂著書立言乃儒者之能事闡幽顯善實風憲之良規事有干於斯文述宜承於來世切覩戰國策乃先秦故書羣經之亞記事之首辭極高古字多舛訛在漢則劉向校定高誘爲註已病其錯亂相糅宋則曾鞏鮑彪再校重注用意益勤爲說各異讀者病焉故禮部郎中吳君師道憫是書之靡定懼絕學之無聞參考諸書折衷衆說存其是而正其非闕其疑而補其略使當時之事蹟文義顯然明白如指諸掌其有益於來學也功亦大矣然而簡帙旣繁抄錄莫便匪鈹諸梓曷傳于時煩爲移牒平江路於本路儒學瞻學錢糧內命工刊行以廣其傳爲此牒請照驗施行准此憲司今將校注戰國策隨此發去合行故牒可照驗委自本路儒學教授徐震學正徐昭文學錄邾經不妨學務提調校勘命工刊鈹合用工價通行除破開牒稽考先具不致違悞依准牒來須至牒者

牒件今牒平江路總管府照驗故牒

至正十五年六月二十一日牒

劉向序

鮑彪序

吳師道序 泰定二年

陳祖仁序 至正十五年

李文叔書後

王覺題後

孫元忠書後



姚宏序

紹興丙寅

吳師道姚宏國策注序

至順四年

姚寬序

耿延禧序

紹興四年

奉天錄四卷

舊抄本

唐趙元一著

紀朱泚作亂事涇源之難鍾籩不移廟貌

如故者李西平渾咸寧二公之力實多是書原始竟委敘

述詳備而于秉節不屈視死如歸如段太尉輩尤三致意

焉有唐舊籍傳世日稀此書自崇文總目通志直齋書錄

解題外藏書家絕少著錄者洵僅見之祕笈也

自序

直齋書錄解題奉天錄四卷唐趙元一撰起建中四年涇

源叛命終興元元年克復神都

東觀奏記三卷

先君子手抄本

**史官右補闕裴庭裕撰**

自序

中興禦侮錄二卷

舊抄本

**不著撰人名氏**

襄陽守城錄一卷

舊抄本

**宋**門生忠訓郎鄂州都統司同副將特差兼京西北路招

撫使司準備差遣趙萬年編

辛巳泣蘄錄一卷

舊抄本

**宋**從政郎蘄州司理權通判兼淮西制置司僉廳行司公

事趙與寰編迪功郎蘄州黃梅縣主簿權錄事參軍兼僉

廳陶時敘校勘

曹彥約跋曰李茂欽死守蘄城併毀其家立志最堅受禍最慘或罪其志有餘而才不足則亦苛矣武定軍入城反為郡告示金陵軍及境而不恤郡急池軍怯而不進雖有張巡許遠之才不得霽雲萬春之助決不能以千人之力守九里之郭却數萬騎之敵矣韓昌黎論巡遠事以為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數擅疆兵坐而觀者相環也不追議此而責二公以死守亦見其自比於逆亂設淫辭而助之攻也私意妄議從古則然其之久而自定昌谷曹彥約讀泣斬錄為之賁涕

汝南遺事四卷

文瀾閣傳抄本

元王鶚撰

卷十一終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十二

史部

詔令奏議類

唐大詔令集一百三十卷

舊抄本

宋大詔令集

闕卷十四至二十四卷八十七至九十八

凡二十三卷

唐大詔令集者先君宣獻公景祐中書第三所纂也先

公以文章名世更內外制之選而朝廷典冊多以屬之及入陪宰政仁宗數面命撰述於是有中宮冊文三后不遷及條列兵農置睦親宅朝集院等詔機務之隙因哀唐之德音號令非常所出者彙之未次甲乙未為標識而昊天不弔梁木遽壞小子不肖大懼失墜祕其書于家楹者蓋

愛日精廬

有年矣僕射王文安公累以爲問謂當垂世不朽乃緒正  
舊稿釐十三類總一百三十卷錄三卷文安見許序而名  
之未果而公薨治平二年先皇帝簡拔孤陋寘在西掖固  
欲澡雪蒙滯而鑽仰衆製方繕寫成編會忤權解職顧翰  
墨無所事第取唐大詔令目其集而弃藏之云熙寧三年  
九月晦右諫議大夫宋敏求謹序

西漢詔令十二卷東漢詔令十一卷

宋刊本

**宋林處編東漢詔令宋樓昉編**

右西漢詔令四百一章舊傳西漢文類所載尚多闕略吳  
郡林德祖處實始采括傳志參之本紀斷章析簡掇之無  
遺方薈叢在紙未遑詮錄間以示余余因取其具藁以世  
次先後自高祖至平帝人別爲篇又差攷歲月纂而成書

且敘其末曰古之盛王與道爲一故其酬酢之間理言遺  
事皆足以爲萬世法是以事爲春秋言爲尚書而書之所  
傳自唐虞夏商周上下千數百載間而存則今之五十八  
篇而已由秦漢以來置學官弟子誦說研究至有白首沒  
身莫能詣其極者大哉王言蓋聖人之防表也自五十八  
篇而後起衰周至五代之末又千數百載間其爲詔令溫  
醇簡盡而猶時有三代之遺法者唯西漢爲然其進退美  
惡不以溢言沒其實其申飭訓戒皆至誠明白節緩而思  
深至叢脞大壞之餘其施置雖已不合古道當人心然猶  
陳義懇到雍容而不迫此其一代之文流風未泯顧猶不  
可及又况文實兼盛哉昔者文中生以聖人之重自任迺  
始斷自七制之主列爲四範以續典謨訓誥誓命之文然

其書世不傳莫得而述故備載如彼德祖以學行名指紳  
方將以文詞爲時用方今昭回之章絲綸之美固以轅絕  
中古陋漢唐而莫稱是書也雖未能比唐虞夏商周之隆  
庶其或者亦足爲王言之斧藻尚書之鼓吹云大觀三年  
歲次己丑十月壬申朔信安程俱敘

聖人者羣言之所折衷也唐虞以來凡經聖人所刊刻則  
後世尊之曰經炳如日星人皆仰之莫得而損益也左氏  
太史公才雖名世號爲廣記備言多愛實錄而已此皆自  
度去取不可望聖人故不敢以爲己任也西漢接三代末  
流訓詞深厚文章爾雅猶有渾渾灑灑噩噩之餘風下視  
晉魏周齊陳隋號令文采卑陋甚矣三代而上超軼絕塵  
不可方駕學者勉追古人庶乎接武漢世不猶愈乎余讀

班固書罔羅詔令之文一言必錄亦莫敢去取焉吾友程  
子致道類次成裘遂爲完書二百年間興衰情僞不待區  
別白黑較然今聖人在上衆言折衷之時也倘取而賜觀  
掇其若費秦誓者列諸經以詔萬世則安知其溷晦渙汨  
不繇吾二人以光明乎程子精敏工於爲古文其才堪討  
論潤色之職者也故於此書欣然比次不日成之越三日  
甲戌吳郡林慮書

文之用於世尚矣繇三代而下溫厚壯麗號爲近古宜莫  
如西漢然而訓告命令之文雜出於紀表志傳之間離散  
漫漶卒然求之而不可得是故學者病之吳郡林德祖始  
蒐哀會粹離而出之章收句采無所遺逸四百一章信安  
程致道又從而差攷比輯類爲完書起高祖迄孝平以世

統年以年統月以月統事其先後有倫其始卒有序條貫備具上下洽通於是二百十四年之間漢之所以理亂崇替興衰得失之原灼然可攷如指諸掌信乎有功於斯文也先人有言學者知讀西漢書其爲辭章必有可觀余以是言陰察天下之文士百不失一二焉德祖致道皆有俊才究極羣書溢于文辭旣已追古作者爲徒矣又以其餘力繹味漢史紬其詔令成一家言非深知而篤好之疇克爾惟漢去三代未遠其號令文章未必皆不合古顧不更聖人靡所折衷耳昔楊子雲以爲經莫大於易故作太元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今二君亦取西漢詔今纂次成書以續虞夏商周五十八篇之後是亦子雲之志也若乃經史與義與所以述作之由則二君論之詳矣此不復云大

觀三年十二月十六日宜興蔣璿書

林處跋曰處與致道成此書久矣族弟釋慶然曰主上天縱睿聖欽明文思所下詔令典雅謹嚴千載以來莫能及也將備演綸尤當竭才少望清光學者之於文章必師唐虞三代然如西漢訓辭宜在所采以爲潤色之助願請是書鏤板以廣其傳庶得此者便於考閱處嘉其志而不得辭遂以授之

光曩侍迂齋樓先生誨席一日讀五代史先生笑謂光曰歐公作之命徐無黨註之徐六一門人也嗚呼先生之志遠矣先生生死文字間茂製滿家少須蒼叢次第流傳惟東漢詔令成書已久手所勘訂當在他書先亟求鈔梓俾與西漢詔令駢行以續成一代典章嗚呼先生又豈以此

書爲身後名哉紹定戊子中秋日壻范光識

河汾王仲淹續書以存古欲取兩漢制詔接虞夏商周之緒君子議其僭雖然世有華質道有窳隆則一代之號令文章亦與之爲升降若周之委曲繁重固已不如商之明白峻絜而所謂灑噩云者視渾渾之風則已漓矣然謂書之後不復有書是誣天下後世也走幼嗜西漢書每得一詔輒諷味不忍釋噫一何其沈浸醲郁雍容雅裕入人之深也暇日常欲掇其散在志傳者附之本紀攷其歲月以類相從稗爲一編因循未果而吳郡林君德祖之書傳焉走可以無述也然東都二百年間王言帝制雖乏西京渾厚之氣若光武與隗囂公孫述竇融等書則有以見心事之磊落焉救鄧禹馮異岑彭等書則有以見機神之英晤焉頭鬚爲白之言平定安輯之訓與夫責劉尚以斬將弔人之義有以見不得已之心焉驚河西感市椽不待識者而占其中興矣明章二帝雖不逮前烈然永平卽位之詔有曰萬乘至重而壯者慮輕元和擇吏之詔有曰安靜之吏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其小心畏忌忠厚惻怛藹然見於言外而所與東平王酬答者讀之使人流涕也和安以降政出房闈權歸宦孺陋矣而勞來勤恤之意猶時有前人之遺風焉是未可槩以爲華不副實而併棄之也或者又曰帝王之言出於其心而發於其口故言卽其心兩漢以來率付詞臣之手亦何足錄邪嗚呼此又未深攷者爾武帝以淮南王善文辭每爲報書輒召司馬相如視草天水多文學掾光武有所辭答特加意焉未必無儒生學士相

與彌縫於其間也至觀文帝與尉佗書自謂高皇帝側室之子光武以司徒比堯必非代言者之所敢道矣由此觀之漢之制詔非若後世一委之詞臣也竊不自揆倣林君前書之體纂次成之目曰東漢詔令非敢傳之他人亦聊以備遺忘與我同志者幸訂正而刊削之毋以河汾譏我嘉定十有五年歲次壬午二月甬東樓昉自序

迂齋先生樓公四明儒碩也其文祖韓柳其學尊濂伊其論議辯博步趨於老泉坡潁間平時游意藝苑採擷會粹動有程式朝華夕秀部居條流如匠石觀於鄧林凡棗楠杙楹方圓修短默計而潛蓄之斧斤一入了無遺材其用力於古史若東漢詔令網羅散軼輯成一書特其刃餘耳然足以彰炎圖之盛治備昭代之華典久未鏤傳日者東粵帥卿程公以無垢先生語孟解摹本寢泐易而新之且亟見遺因還書甚以前說錄其副往公雅敬前修思惠後學必能出帑餘刊善本布之同文之世俾觀者知文章爾雅不獨專美於西都云紹定癸巳中秋日門人通奉大夫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鄭清之謹識

宋朝大詔令集二百四十卷

抄本

不著編者名氏

直齋書錄解題曰寶謨閣直學士豫

章李大異伯珍刻於建寧云紹定間朱宣獻公家子孫所編纂也而不著其名郡齋讀書志曰朱宣獻公家所編纂嘉定三年李大異刻於建寧則此書出何人手自宋已不可考矣是書哀集北宋詔令始建隆迄宣和分類編次曰帝統曰太皇太后曰皇太后曰皇太妃曰皇后曰妃嬪曰

皇太子曰皇子曰親王曰皇女曰宗室曰宰相曰將帥曰  
軍職曰武臣曰典禮曰政事存者凡十七類每類又各分  
子目高文大冊眉列掌示炳炳烺烺亦可云制誥之淵海  
矣闕卷七十一至九十三又一百六至一百五十一百六  
十七至一百七十七共四十四卷又闕目錄卷一至一百  
十五

郡齋讀書志曰皇朝大詔令二百四十卷宋宣獻公家所  
編纂也皆中興以前之典故嘉定三年李大異刻于建寧  
直齋書錄解題曰本朝大詔令二百四十卷寶謨閣直學  
士豫章李大異伯珍刻於建寧云紹興間宋宣獻公家子  
孫所編纂也而不著其名始自國初迄於宣政分門別類  
凡目至爲詳悉

范文正公政府奏議二卷

元元統刊本  
藏書

毘陵周氏九松迂叟

**宋伯仲淹撰**

目錄後有元統甲戌褒賢世家歲寒堂刊

木印

先文正公奏議十七卷韓魏公爲序在昔板行于世雖不  
復存其政府奏議二帙卷中不載茲得舊本惜多漫滅將  
繕寫鈔梓而鄉士錢翼之見焉樂爲之書於是命工刊成  
置于家塾期世傳之元統二年甲戌九月八世孫文英謹  
識

孝肅包公奏議集十卷

明正統刊本

**宋包拯撰**

張田題辭曰仁宗皇帝臨御天下四十年不自有其聖神  
明智之資善容正人延讜議使其謀行忠入有補於國卒



大任以股肱者惟孝肅包公止爾或曰先朝任諫官御史  
多矣不三四年歛至侍從近列然類弗遂大用又多不得  
善名以去獨孝肅之進終無他吝而天下不得異議者何  
哉曰包公一舉甲科拜八品京官令大邑當是時同中第  
者雖下流庸人猶數日月以望貴仕公拂衣去養十年亡  
宦意其心亡他止知孝於親而爲得也已而還朝天子器  
其才高行潔處之當路公上裨帝闕下瘳民病中塞國蠹  
一本於大中至正之道極乎是必乎聽而後已其心亦無  
他止知忠于君而爲得也他人或才不勝任望不厭人方  
且死黨背公挾憾復怨如鷲得搏若虺肆毒顛墜於惟頓  
泯滅之地以甘其心此衆所以多不得善名以去公進無  
他吝而天下不得異議也初公之歸養也至畢親喪方復

任嘗有詩云秀幹終成棟精鋼不作鈎卒踐其言而得大  
位美矣雖然愚謂非會仁宗皇帝至明上聖有不可感之  
聰公欲必行其道于時難矣乎孔子有言邦有道危言危  
行坤之六二亦曰直方大不習无不利此公所以逢辰也  
公薨後三年田守廬州盡得公生平諫草於其嗣子大祝  
君因取其大者列三十門凡一百七十一篇爲十卷恭題  
曰孝肅包公奏議集遂納諸家廟庶與其後嗣亡窮也公  
之事業始卒官閥遷拜有國史與天下公論在此不敢輒  
書云

孝肅包公名塞宇宙小夫賤隸類能談之第其平昔嘉謨  
讜論關國家大體者雖搢紳間或未盡聞廬江帥毗陵胡  
公彥國倅建安章公籍一日相與言曰此邦素多奇士如

包公實間出也惜其後無顯人弗克爲之發揚因搜訪遺藁欲傳之爲不朽計有攝助教蘇林進曰林舊藏公奏議集十卷亡於兵火今淮差總司屬官徐公修家有是本請往求之遂不遠數百里手抄以歸前所謂嘉謨讜論悉粲然在目矣帥倅得之喜曰茲可以廣吾志也迺俾祇若是正訛謬鏤板郡學且命錄公傳及祠記逸事附於末其好賢樂善之誠蓋如此不可以不識紹興二十七年九月望日左修職郎充廬州州學教授括蒼吳祇若書

右孝肅包公奏議十卷紹興間胡帥治廬以公本廬人丘墓祠堂在焉命置板郡學艱難悉爲煨燼獨歲時蒸嘗之奉得不廢祀典淳熙元年春郡旣肇新學宮別作公像迎致于東序懼其書之弗傳將敬慕有時而怠乃訪舊本於

學正湯氏家教授雪川吳公芸又從幕屬假番陽辛氏所藏補亡書七篇是正訛謬及遺脫計二百八十六字遂爲繕本鈔版以附新學或公之道未墜於地讀者必慕其爲人且以遺君子之鄉知名節取重於世尚友先烈庶幾乎遺風之不泯是碻老區區建學刊書之意也夏五月書成合肥假守東平趙礪老敬書其後

胡儼重刊序 正統元年

方正跋 同上

張岫後序 成化二十年

元城先生盡言集十三卷 明刊本

**宋劉安世撰**

司馬溫公與王介甫清儉廉介孝友文章爲天下學士大

夫所瞻仰然兩人所趣則大有不同其一人以正進其一人以術行介甫所學者申韓而文之以六經溫公所學者周孔亦文之以六經故介甫之門多小人而溫公之門多君子溫公一傳而得劉器之再傳而得陳瑩中介甫一傳而得呂太尉再傳而得蔡新州三傳而得章丞相四傳而得蔡太師五傳而得王太傅介甫學行使二聖北狩嗚呼悲哉器之在諫垣專攻王氏黨其扶持正道亦云切矣余雖不及參識其人讀其遺藁徒深慨嘆而已紹興丙子八月日左奉議郎充秘閣修撰知溫州軍提舉學事兼管內勸農使張九

序

先公官傳天性嗜學於書無所不讀問之亦無不知多聞強識自以進士貢則稱博洽元祐戊辰以彭山令丁內艱

歸寓畿邑時復制科卽慨然益蒐討舊學期以是舉進居三四年待問之業悉備人未甚知亦不求知於人邑距京不百里獨不一往或勸之曰聞從官往往薦所知未刻章者亦旣許人左右無乃後乎先公笑而答曰患不能爾會有知者久之至都城果如所聞唯寶文閣待制樞密都承旨劉公難其人猶未舉也作書以謁一見稱獎乃錄所撰策論繼見則深愛之遂應詔舉焉明年甲戌改元紹聖時事更新公自鎮帥坐向所言事謫嶺外先公以是不與召試絢侍側每聞言知遇特達之意欲登其門恨不能也大觀戊子先公沒旣踰歲絢扶其喪泝汴趨洛過永城聞公寓傳舍亟往見之與進甚厚以門人之子留飯諄詢良渥因話及初除諫官時入白太夫人曰言責之任稱職實難

依世吐茹則忝先人直道不同將蹈禍患詒慈親憂方今  
孝治某無兼侍以親辭必得請辭之如何太夫人愀然曰  
是職也汝父平生修蘊欲爲而不得者今朝廷命汝汝父  
之意伸矣第爲之萬一斤吾誓偕行慎無以吾撓汝素志  
某再拜受教辭不獲命乃不固辭旣就職則遇事極言無  
所顧避以報異知及後被譴卽白曰高年適炎荒非便請  
留婦及孫以養某當攜它子之貶所太夫人曰吾向許汝  
偕行臨事食言吾弗爲也且吾留則憂思益甚不如前邁  
死生命也避可得乎家人猶疑強勉慰其子爾從容微伺  
之恬恬不異平日遇患難幾年一夕無疾而終卒無悼  
怛之色嗚呼世徒知公正色立朝論議風節冰霜凜然蓋  
其母太夫人之賢如此雖傳記所載賢母烈婦又何以加

諸絢以行速不果再造起立願聞治心行已之要公命之  
坐乃告之曰某少學溫公旣擢第筮仕行有日卽往別且  
丐一言終身行之溫公曰其誠乎吾平生力行之其後用  
之不可旣某曰行之何先溫公曰當自不妄語始絢服膺  
欽誦奉以周旋初猶勉強久乃安之凡所云爲無一不出  
於誠者絢心識之願學焉病未能也建炎丁未今上卽祚  
睢陽絢時守壽春復召爲給事中過同寮直舍傳公諫草  
盡言集者就觀之首見者德魁雋世所共賢者舉錯非是  
公必言之不少假或者甚之絢應之曰治已如公則可苟  
爲不然必有躡其後而攻之者欲傳之未暇甲寅絢自會  
稽得請外祠來寓崑山公季子至叔以尚書郎職事繼至  
絢借盡言集則已爲人所先矣獨得公所爲文元城集二

十卷且傳且讀躬自是正反復推驗以求公之志趣而則  
倣焉今至叔除守海陵復來待次絢始求是集傳錄親校  
讀玩再三備見所上章疏諷諭論列動繫國體諏訪審訂  
咸有根據嚴而恕簡而不苛氣平守固辭直事核皇皇乎  
仁義之說也大旨務在人主慎微師古總攬綱柄輔臣協  
恭弼直杜絕阿私凡百有位持身顧禮義莅官循法度如  
是而後已則是書乃言官之模楷輔弼之龜鑑卿士大夫  
之藥石絢觀其書則思其人思其人則誦其言因憶疇昔  
致誠不妄之語無少不合故輒題其集後并記親聞之說  
以見一語一言未嘗不根於誠也噫先公出公之門十六  
年而後絢識其面又二十年而後見其集又十年而後得  
其全書家藏而時觀之景仰之心蓋四十四年矣非特如

是搢紳好事者多傳其書以爲師法方將盛行於世爲時  
利澤施諸千載而未艾也絢雖老矣猶庶幾及見之紹興  
六年丙辰季冬望日資政殿大學士在中大夫提舉臨安  
府洞霄宮河南王絢題

元城先生南遷往還皆道曲江比得其手帖十餘紙於州  
人鄧氏迺刻石清淑堂上適先生曾孫孝騫自連山來訪  
出其家藏盡言集十三卷因命工鏤版置之郡齋淳熙五  
年戊戌閏月初吉假守括蒼梁安世謹書

國朝諸臣奏議一百五十卷

宋淳祐刊本

**宋**龍圖閣直學士朝散大夫成都漳川府夔州利州路安  
撫制置使兼知成都軍府事兼管內勸農使充成都府路  
兵馬都鈐轄祥符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臣趙汝愚編

是書除此本外有明會通館活字本謬誤不可枚舉如卷四十六謝泌論宰相樞密接見賓客疏卷六十一傅堯俞再論朱穎士李允恭疏此本俱存上半篇卷一百廿四蘇轍乞募保甲優等人刺爲禁軍疏存首二行呂陶論保甲二弊疏存下半篇卷一百三十三范仲淹論元昊請和不可許者三大可防者三疏存首三頁活字本俱刪去猶可曰以其殘闕而去之最可異者如卷廿六司馬光論任人賞罰要在至公名體禮數當自抑損疏恩雖至厚而人不  
敢妬者何也衆人下此本闕兩頁活字本於衆人下竟直接傅堯俞上慈聖皇后乞還政疏誠贊翊援皇帝於藩邸以繼大統卷一百廿四范純仁乞揀閱保甲疏乞並給盤纏赴闕委殿前下此本闕兩頁活字本於殿前下竟直接

王巖叟乞免第四等第五等保丁冬教及罷畿內保甲第二疏釋然放之也不思字句之不貫不顧文義之隔絕藉非宋本尚存奚從訂正其誤板心內間有注大德至大刊補者蓋宋刊元印之本闕卷一卷一百九卷一百四十四至一百五十共九卷抄補

福國忠定趙公以宗臣帥長樂政成多暇輯我朝之羣公先正忠言嘉謀粹爲一編彙分臚別冠君道踰邊防而以總論脉絡之凡天人之感通邪正之區別內外之修攘刑賞之懲勸利害之罷行官民兵財之機括禮樂刑政之綱目靡所不載至蜀書成上之乙覽猷莖律呂之相宣奎璧光芒之胥映蓋與臯益伊傅之所陳者閱宇宙同關鍵於以見羣賢之納約自牖知無不言列聖之大度無我從諫

如流者也猗歟休哉忠定向友古人胸中有全奏議美在其中發於其外砥天棟國雲八荒霖四海其相業之赫實本諸此間孫必愿繇常伯接踵是邦祇承先志思永其傳屬泮宮以繡諸梓久而未就繡衣使者史季溫念其先世同纂輯之勤克相其事郡文學朱貔孫遂鳩攻木之工而墨之使前賢憂愛之盛心炳炳如丹抑亦學爲忠定者也希澣來此鏡板始畢得遂披閱竊有志焉淳祐庚戌九月既望諸王孫希澣拜手敬書

古之人臣所以告其君者不可得而詳矣考之於書皐陶之矢厥謨伊尹之作伊訓傅說之作說命周公之作無逸大抵皆後之諫疏也至於君奭之篇所以告召公者既歷舉商之諸臣而又曰有若號叔閔天有若散宜生大顛有

若南宮括併及乎周之賢臣而申言之蓋古聖賢之相告相勉者無非以前聞人爲法雖五臣之謀謨不可見以周公之言推之則遺風餘烈尚可想也漢興將相名臣議論務在寬厚意其當時蘭臺石室之所藏金匱玉版之所載一時名臣奏陳未必不萃此書降武宣以後博士議郎備中朝顧問應對者未聞舉一言以告其主宜乎武宣之治不能守高文之舊若魏相條漢興以來賢臣賈誼鼂錯董仲舒所言奏請施行雖曰得國家之大體然考其時濫趙蓋韓楊之誅開金張許史之漸宣帝雖以中興之君而爲基禍之主烏在其爲條陳故事也惟我國朝淳化懿綱遠接三代小臣不佞竊窺累朝國論則淳厚見於立國之初中正作於慶歷之際矯激起於熙寧之後方其淳厚也如

大羹元酒淡乎其味朱弦疏越純如其音及其中正也則朝陽鳴鳳而見者歌舞法筵龍象而聞者作興至其矯激也則大冬嚴霜而松柏不彫驚湍駭浪而巨石不轉卽諸臣之言以考一代之治雖醫者用藥各有不同而參苓烏喙皆足以收藥石之效故當時公道大行盡言無隱忠言極諫皆萃於朝流芳簡冊足以垂萬世之宏規逮夫紹聖以後議論一反一覆鉗天下以一人之口揜天下以一人之目而祖宗良法美意無復一存夫以先朝名公鉅卿章疏聯篇累牘未易管窺然要其大綱則畏天命也法祖宗也恤人言也而或者乃以三不足之說反之遂使小人祖述其說以禍天下始作俑者未嘗不痛恨於荆舒也明鑒之垂前車之戒凡有志於國家者其可捨是而他求哉先

正丞相忠定福王趙公曩嘗編類國朝名臣奏議開端于閩郡奏書于錦城亦已上徹乙覽淳熙至今踰六十年矣蜀舊鍍木已燬于兵公之孫尚書閣學必愿繩武出填嘗命工刊刻而未就適季溫以臬事攝郡捐金命郡文學掾朱君龜孫繼成之念昔先大父薌室容受忠定之知嘗同蜀之名流預討論之列今旣遂尚書之志亦可發揚先祖舊事自茲家藏此書舉以告君推以治國以復我宋純懿之治猶有望焉詩云子子孫孫勿替引之尚二家臣子拳拳繼世之忠云淳祐庚戌立秋日朝請大夫權福建路提點刑獄公事兼本路勸農提舉河渠公事提舉弓手寨兵借紫眉山史季溫百拜謹跋

趙汝愚乞進皇朝名臣奏議劄子曰臣嘗讀漢魏相傳見



相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以爲古今異制方今務在奉行故事而已臣竊惟自古以來凡有國家者莫不自有一代規模制度其事切於時而易行不必遠尋異世之法故相爲丞相數條漢興以來國家便宜故事及賢臣賈誼晁錯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之此最明於治體之要者也臣學術淺陋不足仰晞古人萬一然嘗備數三館獲觀秘府四庫所藏及累朝史氏所載忠臣良士便宜章奏論議明切無愧漢儒臣私竊忻慕收拾編綴歷時寢久篋中所藏殆千餘卷而臣識性遲鈍不能強記每究尋一事首尾則患雜出於諸家文字紛亂疲於檢閱自昨蒙恩假守閩郡輒因政事之暇與數僚友因事爲日以類分次而去其複重與不合者猶餘數百卷釐爲百餘門始自建隆迄于

靖康推尋歲月粗見本末上可以知時政之得失言路之通塞下可以備有司之故實史氏之闕遺然雖廣記備言務存聖代之典若匪芟煩舉要恐勞乙夜之觀臣欲更於其間擇其至精至要尤切於治道者每繕寫成十卷卽作一次投進伏望時於間燕深賜攷詳庶因藥石之規能致涓塵之益然則臣身雖在嶺海猶如日侍冕旒之側也幸甚幸甚如蒙聖慈允臣所奏伏乞送尚書省劄付臣照會施行取進止淳熙十三年正月一日三省同奉聖旨依又序曰臣竊維國家治亂之原係乎言路通塞而已蓋言路旣通則人之邪正事之利害皆得以其實上聞人君以之用捨廢置罔有不當故其國無不治言路不通則人之邪正事之利害皆壅於上聞雖或聞之亦莫得其實人君

以之用捨廢置不得其當故其國無不亂臣嘗以是歷觀前古上自周秦下及五季相望數千載間或治或亂俱同一轍然則天地之至理古今之常道無易於是矣恭惟我宋藝祖開基累聖嗣業深仁厚澤相傳一道若夫崇建三館增置諫員許給舍以封還責侍從以獻納復唐轉對之制設漢方正之科凡以開廣聰明容受讜直海涵天覆日新月益得人之盛高掩前古逮至王安石爲相務行新法違衆自用而患人之莫已從也於是指老成爲流俗謂公論爲浮言屏棄忠良一時殆盡自是而後諂諛之風盛而朋黨之禍起矣臣伏覩建隆以來諸臣章奏攷尋歲月蓋最盛於慶歷元祐之際而莫弊於熙寧紹聖之時方其盛也朝廷庶事微有過差則上自公卿大夫下及郡縣小吏

皆得盡言極諫無所諱忌其論議不已則至於舉國之士咸出死力而爭之當是時也豈無不利於言者謂其強聒取名植黨干利期以搖動上心然而聖君賢相卒善遇而優容之故其治効卓然士以增氣及其弊也朝廷有大黜陟大政令至無一人敢議論者縱或有之其言委曲畏避終無以感悟人主之意而獻諛者遂以爲內外安靜若無一事可言者矣殊不知禍亂之機發於所伏今尚忍言哉臣仰惟陛下天資睿明聖學淵懿顧非羣臣所能仰望而若稽古訓虛受直言二紀于茲積勤不倦嘗命館閣儒臣編類國朝文鑑奏疏百五十六篇猶病其太略茲下臣既愚且陋復許之盡獻其書萬機餘閒幸賜紬繹推觀慶歷元祐諸臣其詞直其計從而見効如此熙寧紹聖諸臣

其言切其人放逐而致禍如彼然則國家之治亂言路之通塞蓋可以鑒矣臣不任惓惓之誠龍圖閣直學士朝散大夫成都潼川府夔州利州路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軍府事兼管內勸農使充成都府路兵馬都鈐轄祥符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臣趙汝愚謹上

歷代名臣奏議三百五十卷

明永樂刊本

**明黃淮楊士奇編**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十二終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十三

史部

傳記類

孔氏祖庭廣記十二卷

抄本

從錢塘何氏藏蒙古刊本傳錄

**元措字夢得**

先聖五十一世孫也先是元

豐八年先聖四十六世孫宗翰撰家譜宣和六年先聖四十七世孫傳撰祖庭雜記夢得合爲一書又博考前史旁參傳記分門臚載凡族世名號典禮沿革之始末及歷代崇奉先聖故事並詳著於篇其兩漢至金林廟碑刻備錄全文以垂永久又圖聖像廟宇山林手植檜等列于卷首名之曰祖庭廣記蓋仙源之文獻至是始大備矣後有大蒙古國領中書省耶律楚材奏准皇帝聖旨於南京特取

襲封孔元措令赴闕里奉祀來時不能挈負祖庭廣記印板今謹增補校正重開以廣其傳云云後題壬寅年五月望日考壬寅爲蒙古太宗皇后尼瑪察氏稱制元年彼時蒙古未有年號止以干支紀歲在宋則淳祐二年也是書文淵閣書目著錄何君夢華從曲阜購得金吾從之傳錄者

舊書家譜并雜記分三卷門類一十八計五百四十三字新書并世次添九卷於舊書內褰出門類五翔增門類三計二百九十七事分一十二卷類二十六門計八百四十四事

先聖傳世之書其來久矣由略積詳愈遠而益著蓋聖德宏博殆有不可揜者爰自四十六代族祖知洪州軍州事柱國纂集所傳板行四遠於是乎有家譜尚冀講求以俟他日逮四十七代從高祖邠州軍州事朝散克承前志推原譜牒參考載籍摘拾遺事復成一書值宋建炎之際不暇鏤行至四十九代從祖主祥符縣簿承事懼其亡逸證以舊聞重加編次遂就完本布之天下於是乎有祖庭記二書並行凡縉紳之流靡不家置獲覽聖迹與夫歷代褒崇之典奕葉繼紹之人如登崑崙而披日月咸快瞻仰比因兵災闕里家廟半爲灰燼中朝士大夫家藏文籍多至散沒豈二書獨能存歟元措托體先人襲封世嗣悼斯文之將泯恐祖牒之久湮去聖愈遠來者難考迺與太常諸公討尋傳記及諸典禮於二書之外得三百二事皆往古尊師之懿範皇朝重道之宏規前此所未見聞者於是增

益二書合爲一編及圖聖像廟宇山林手植檜等列於篇首題曰孔氏祖庭廣記其兩漢以來林廟碑刻舊書止載名數今併及其文而錄之蓋慮久而磨滅不可復得且先聖生於周靈王二十一年庚戌迄今凡一千七百七十八歲其間經世變亂不知其幾而聖澤流行無有窮已固不待紙傳而可久也然所以規規爲此者特述事之心不得不然是書之出也不惟示訓子孫修身慎行不墜先業流芳萬古是亦學者之光也正大四年歲次丁亥十月望日資政大夫襲封衍聖公知集賢院兼行太常丞五十一代孫元措謹記

古之君子皆論譔其先祖之德明著之後世蓋先世有美而不知者不明也知而不傳不仁也明足以見仁足以顯然後爲君子故素王之孫穆公師子思首論祖述憲章之道魏相子順稱相魯之政化漢博士子國復推明所修六經垂世之教當世莫不賢之自夢奠兩楹之後迄今千七百載傳家奉祀者數羸五十繼繼公侯象賢載德如聯珠疊璧輝映今古於乎休哉聖人之澤流光如此後之人能奉承不墜又如此宜有信書廣記備言顯揚世美以示於將來傳之永久於是襲封資政公因家譜庭記之舊質諸前史參以傳記併錄林廟累代碑刻兼述皇統大定明昌以來崇奉先聖故事博採詳考正其誤補其闕增益纂集共成一書凡一十二卷名曰孔氏祖庭廣記應祖庭事跡林廟族世古今名號典禮沿革之始末並列于篇粲然完備於國則累朝尊師重道之美靡所不載於家則高曾祖

考保世承祧之美靡所不揚故先聖配天之德愈久而愈彰噫若資政公者可謂仁明君子能世其家者也資政公嘗以書示予予歛衽觀之既欽仰其世德又嘉公之用心得繼志述事之義乃磨鈍彫朽爲之題辭焉正大四年歲次丁亥十月丁未朔資政大夫前尚書左丞致仕張行信孔宗翰家譜舊引曰家譜之法世次承襲一人而已疎略之弊識者痛之蓋先聖之沒于今一千五百餘年宗族世有賢俊苟非見於史冊卽後世泯然不聞是可痛也如太常諱臧臨淮太守諱安國丞相諱光北海諱融蘭臺令史諱僖議郎諱昱纔十數人非見於漢史皆不復知矣魏晉而下逮於隋唐見紀者止百餘人按議郎本傳云自霸至昱七世之內至卿郡守者五十三人列侯七人今考於傳

記乃知所遺之多也宗翰假守豫章恩除魯郡將歸之日遽以舊譜命鏤版用廣流傳或須口求以待他日實宋元豐八年十一月二十日四十六世孫朝議大夫知洪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充江南西路兵馬鈐轄柱國賜金魚袋宗翰謹題

孔傳祖庭雜記舊引曰先聖沒逮今一千五百餘年傳世五十或問其族則內求而不得或審其家則舌舉而不下爲之後者得無愧乎竊嘗推原譜牒參攷載籍則知鄭有孔張出於子孔衛有孔達出於姬姓蓋本非子氏之後而徙居於魯者皆非吾族若乃歷代褒崇之典累朝班賚之恩寵數便蕃固可枚陳而列數以至驗祖壁之遺書訪闕里之陳迹荒墟廢址淪沒於春蕪秋草之中魯尚多有之

故老世世傳之將使聞見之所未嘗如接於耳目之近於是纂其逸事綴所舊聞題曰孔氏祖庭雜記好古君子得以觀覽焉時宋宣和六年歲次甲辰三月戊午曲阜燕居申申堂記

右聖蹟

晏子春秋八卷

元刊本 吳方山藏書

**周晏嬰撰**

凡內篇六卷外篇二卷合八卷卷首有吳岫

印記

劉向序

吳氏手跋曰顧英玉先生南都清介丈夫也以憲副罷官而兄時爲大司寇家无長物出宦日所得書貨以給日躬疊冊門左顏無怍色予重其所爲隨所質得二書嗚呼誦

往哲之懿言法時賢之景行小子何幸於此兼得二書晏

子春秋其一大唐六典其一蘇郡後學吳岫筆

魏鄭公諫錄五卷

明正德刊本

**唐王方慶撰**

曾大有重刊序

正德二年

是書字畫之疑偏旁之誤呼吸之譌莫不讐正至若闕文非史有所證則姑存其舊不敢增損蓋春秋夏五郭公之意也茂陵馬萬頃謹書

李名關跋曰魏鄭公諫錄五卷唐藝文志以爲魏徵諫事司

馬文正通鑑書目以爲魏元成故事蓋一書也鄭公事太宗以諫爭爲己任前後二百餘奏無不剴切當帝心世徒聞其語而見於史纔斑斑焉至於問對之辭往往略去聞

有登載或文之太過其君臣之間相與以誠不事形跡往復難詰而詞語無所緣飾則於是書乎見之是為有補世教不可以不傳

陳叔進舍人得本以屬予客馬叔度校正凡謬誤一百四十五字刊于齋淳熙己亥十月上

澣吳興

下關

杜啟重刊後序 正德二年

李相國論事集六卷

文瀾閣傳抄本

唐蔣偕撰 原七卷今佚一卷從歷代名臣奏議補錄四

條附後又卷六上言德宗朝事條卿等當悉之下脫七十

餘字論邊事條選擇公忠清下脫二十字俱從名臣奏議

校補

蔣偕序 大中五年

襄陽耆舊傳一卷 明五雲溪活字本

**不著撰人名氏**

所敘人物上起周秦下迄五代蓋宋人

因習鑿齒原本重編者板心有五雲溪活字兩行

系右漕司舊有此版歲久漫不可讀于是鋟木者郡齋庶

幾流風遺跡來者易考焉紹熙改元初伏日襄陽守延陵

吳琚識

豐清敏公遺事一卷 舊抄本 葦竹堂藏書

**宋章貢李朴編次** 卷首有葉氏葦竹堂藏書印記板心

有怡顏堂鈔書五字

右清敏公遺事一編公之季孫漸自番禺道贛石扣門通

家世出以謂朴曰惟清敏公遭際盛時受知神廟逮事泰

陵元符末命首蒙召擢執法中司出入侍從歷三十年直



道危言諸老先生知稱頌之惟是平生章奏隨手焚藁晚  
陷鈎黨有旨搜取隻字不留雖了翁誌公之墓猶止序次  
爵里狀不敢一言及於行已痛念先君伯父不幸皆早世  
二兄相繼淪亡漸時方童稚無所聞見不能道先世以詔  
後嗣俾公之遺事久而湮沒異時史官無所攷載罪在漸  
輩賴外兄潁昌郭維以儒學修謹侍清敏公左右最久能  
撫其本末歷歷如數一二間於搢紳故家求得遺文猶有  
存者亦庶幾焉幸加編次以垂永久朴於先生尚預門下  
士仰惟公清德重望被遇三朝始終一節表表在人耳目  
中與天子追褒賜謚足以發潛德之幽光矣豈待斯文而  
後顯也漸曰我祖恬夷靜退不求聲名今之所錄非以夸  
世姑著爲家法云爾乃不敢辭門人章貢李朴識

仲尼亟稱于水曰水哉水哉其詞約而旨微矣而孟子論  
其所取之意乃取以原泉直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  
乎四海者言之非其深造默識有以得乎聖人之心孰能  
知其所說之如此而有志之士欲有爲於此世者又豈可  
以不察乎此而先立其本哉然自聖賢旣遠道學不明士  
大夫不知用心於內以立其本而徒恃其意氣才力之盛  
以能有爲於世者蓋亦多矣彼其見聞之博詞令之美論  
議之躋節槩之高一時之間從其外而觀之豈不誠有以  
過人者然探其中而責其實要其久而待其歸求其充然  
有以慰滿於人心而無一瑕之可指者則什百之中未見  
其可以一二數也嗚呼若故禮部尚書縉雲清敏公者其  
真所謂有本者歟觀其平居暇日所以治心養氣而修諸

身者蓋天下之物無足以累其志是以爲子則孝爲吏則廉進而立乎本朝則上自宗廟以及人主之身內自禁掖近幸之私而外及乎朝廷卿相之重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蓋有當時法家拂士所爲低回遷就而詭詞以幸濟者公獨正色立言無少顧避退未嘗以語乎家而其計慮之明諫說之切所以不諧於時而卒驗於後者乃反因深文巧詆之筆而後顯及其出而賦政於外退處於鄉以至流放轉徙於荒寒寂寞之濱而遂奄然以沒其世則其所以處乎巨細顯微之間者又皆清明純潔而無一豪之歉是非所謂原泉混混而放乎四海者耶孔子之歎孟氏之言於是而益見其不我欺矣熹愚不肖生長窮鄉聞公之名而鄉往之久矣獨恨未能盡得其行事之本末前年公之曾

孫中散大夫誼持節南來亟往請焉大夫公乃出是書而遂以其序見屬熹不得辭也因次是說以附于章貢李公跋語之後雖於公之懿德駟行剛毅大節無能有所發明然使讀公之書而仰高山行景行者知循其本而用力焉則亦世道人材之一助而非獨爲豐氏之私也大夫公清苦廉直勤事愛民屢爲刺史二千石入居郎省皆有顯聞然多不得久於其官蓋有公之風烈云紹興二年夏四月戊寅朔朝散郎直寶文閣權發遣漳州軍州事朱某序

雲韓堂紹陶錄二卷 舊抄本

**宋**泰山王質述

孔子之詠歎鮮矣夫一歎顏子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再歎曾子莫春者春

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喟然歎曰吾與點也孔子問微宣其至情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夫惟忘世故能濟世行夏之時乘商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在顏子固從容矣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在孔子仰標末哉好事功者事功起而本身沉好名義者名義著而真心隱聖賢超然遺之數內在世數外在天世有推移天無變遷卽死生觀聖賢然耶又況逆順成虧乎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既知矣何加焉晝夜之道幽明之故死生之說一也朝聞道夕死可矣非耶子欲無言此之故也噉簞瓢之所欣玩沂雩之所適默以曲肱會之則紹陶之錄姑存可也王質序

种太尉傳一卷

舊抄本

汲古閣藏書

**宋**河汾散人趙起得君掇 卷首有毛子晉毛斧季印記

漢丞相諸葛忠武侯傳一卷

舊抄本

**宋**廣漢張栻撰

廣漢郡張栻曰三代衰五伯起而功利之說盈天下謀國者不復知正義明道之爲貴三老董公獨得宏綱以告漢高帝惜高帝猶未能盡其用也武侯當漢祚之季乃能執其機而用之其言曰漢賊不兩立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嗚呼此夏少康四十年經營宗祀而卒以配天之木心也若侯者可謂有正大之體矣自幼讀書獨觀大畧晨夜從容抱膝長嘯其胸中所見豈淺識所能窺哉高臥隆中不求聞達蓋將終身焉

昭烈漢室之胄也而三顧之於草廬 義旣正好賢之意  
又篤安得不以身許之昭烈與 一以道義而忘

勢受遺之際君臣肝膽相照

迹何其盛

也侯恢復規摹先務爲根本之計 建興初務農訓兵內  
治國事國事旣定北向致討軍旅將發拳拳之心實在後  
主拜表納忠反復曲折專以宮中府中之事爲言且陳親  
賢臣遠小人之義薦郭攸之等使在左右一篇之中三四  
致意焉而其終章尤爲切至侯之慮抑深且遠矣卽侯行  
事而觀之絕姑息之私意本常理之大公如明鏡洞然四  
達其間過惟恐不及見善若出諸己用人各盡其器能至  
或有罪雖入幕上賓如馬謖流涕斬之而弗釋也故李平  
廖立旣被廢放沒齒懷德蓋侯於斯世所欲不存焉娶婦

沔南惟賢是取人之詘笑不復顧也身都將相三十年間  
家之所有僅足子弟衣食之奉及其旣沒內無餘帛外無  
贏財視天下無一足以動乎中者其正大之體豈不宜哉  
侯之事後主小心恭恪一國之柄舉出其手而人不知其  
爲權彼懷姦稔逆竊竊窺人宗祀者雨雪見睨而謂侯敵  
哉侯之規摹至使耕者雜於渭濱而軍無私焉輿圖之復  
已恢恢然在目中矣不幸薨謝匪大數然歟或謂侯勸昭  
烈取荊州爲不義不知劉琮旣已迎降於操則荊州固魏  
之荊州矣予以取之豈不正乎惜昭烈之失此機也又或  
謂魏延之策惜侯不用不知夫天將昌漢以侯之舉措掃  
禽亂賊直餘事耳行險僥倖非侯志也嗚呼秦漢以來士  
狃於戰國之餘習張子房爲拔出者而猶未免乎雜以伯

術若侯真豪傑之士無文王猶興者耶然使侯得游於洙泗之門講學以終之則其所至又非所知也予每恨陳壽私且陋凡侯經畧次第與夫燭

行師之要悉闡而不章幸雜見

國用人馭軍  
松之所注因

哀而集之不敢飾辭以忘其 其妄載非實者則刪之庶幾讀者可以得侯之心近世鉅公作史書編年乃以魏年號接漢獻之統故其所書名不正而言不順予謂獻帝雖廢而昭烈以正義立於蜀武侯輔之漢統未墜地也要盡後主末年始係魏年號爲正始侯在隆中傳稱以管樂自許予謂侯蓋師慕王者之佐其步趨則然豈與管樂同在功利之域者哉意其傳者之誤故不復云

又曰予旣作侯傳以示新安朱元晦元晦以予不當不載以管樂自許事謂侯爲後主寫申韓管子六韜之書及勸昭烈取荆益以成伯業可見其所學未免乎駁雜其說亦美矣而予意有未盡者侯之所不足者學也予固謂使侯得游於洙泗之門講學以終之則所至又非予所知不無深意矣然侯胸中所存誠非三代以下人物可睥睨豈管樂之流哉時有萬變而事有大綱大綱正則其變可得而理方曹氏篡竊之際孰爲天下之大綱乎其惟誅賊以復漢室而已侯旣以身從帝室之英胄不顧強弱之勢允執此綱終始不渝管樂其能識之乎使侯當齊桓之時必能率天下明尊王之義協相王室期復西周其肯務自富其國而忘天下之大訓乎使侯當燕昭之時必能正名定國撫其民人爲天吏而討有罪以一天下之心其肯趨一時

之近効志在土地珍寶而自以爲功莫大乎是其心度與侯絕相遼邈故不欲書以惑觀聽拔本塞源之意也予讀出師表見侯所以告後主一本於正其所以望其君者殊非刻核陰謀之說 申韓等書之事亦疑之疑則可闕也侯在草

遂定取荆益之計蓋侯之心欲昭烈以興復漢室爲己任以興復漢室爲己任則天下諸侯內懷 圖者吾固得以正名而討之矣時昭烈未有駐足之地也歷觀諸國劉氏不能守益是誠天所資也若昭烈以荆益無志討賊坐務自大正其罪而伐之則夫誰敢不服然昭烈之爲人徇於小不忍而妨大計故劉璋降操荆益可取而不取是侯之策昭烈猶有未能盡從者也及狼狽而遁雖藉吳之力敗操赤壁然終迫於吳乃始入

蜀以譎計取之予知侯於此時蓋亦有龜勉不得已焉者非草廬所以告昭烈之本意也嗟乎五伯以來功利之說盈天下大義榛塞幸而有若侯者堅守其正不以一時利鈍易不共戴天之心庶其可以言王道者故予推明其本心證以平生大節而削史之說有近於霸術者區區妄意扶正息邪而不自知其過也然侯之於學爲未足者奈何知有未至也知有未至則心爲未盡未能盡其心則於天下之事物有所不能徧該而以一貫之也故昭烈譎取劉璋於行一不義殺一不辜之道終爲有媿侯當此時處之亦有未盡焉若夫開國建后大事也而奉冊所立者乃亡國之宗婦以日易月後世之大失也而昭烈之喪冢宰所贊者乃固謬之禮茲可見其學之未至歟然則當斷之曰

若侯者體正大而學未至者也故備列於此以與朋友共講焉

直齋書錄解題曰諸葛武侯傳一卷侍講張栻撰以陳壽作史私且陋哀集他傳及裴松之所注爲此傳而削去管樂自許一則朱晦翁以爲不然又爲後論以達其意謂其體正大而學未至使得游洙泗之門所就不止此

鄂公金佗粹編二十八卷續編三十卷

元刊本

**宋**奉議郎權發遣嘉興軍府兼管內勸農事岳珂編進

宋高宗承祖宗之緒雖間關播越退保江南然與漢光武不階尺土者異矣而靖康之敵又非新室赤眉之比南渡將相肺附爪牙之臣亦非若曩時馮異杖劔而崛起者加以重熙累洽之仁漸摩浸漬淪膚浹髓垂二三在一旦雨

宮冢塵宗社爲墟中原父老日夜歔歔思宋不滅三輔然光武弟兄徒步南陽左袒一呼盡復高皇帝舊物其故何哉蓋光武知人明見萬里高宗舉國聽於權臣故回溪之敗馮異之罪小朱仙鎮之捷岳飛之功大光武不以一挫之失忘遠圖故異卒以再造之功興漢室高宗不能因戰勝之鋒用岳飛而徇主和之議任秦檜故以恢復自任者適足以媒忌嫉之口以忠貞許國者卒無以逃鍛鍊之禍夫所貴乎中興之主者不以其能雪父兄之恥光祖考之烈乎令舉垂成之業而棄之使馮異君臣專美於千載岳飛父子銜冤於地下此孝子忠臣所以讀金佗粹編者未嘗不爲高宗惜也飛父子沒餘二十年孝宗受禪其孫珂實始以顛天辨誣錄詣闕訴上由是詔賜墳廟復爵位頌

封謚祿遺孤時高宗爲太上皇猶及見之吾意其北望舊  
京必恨不誅秦檜以謝天下嗚呼已無及矣編總若干卷  
今江浙行中書平章政事兼同知行樞密院事吳陵張公  
命斷事官經歷吳郡朱元佑重刻且置西湖書院岳氏故  
第也宜序而藏諸至正二十三年三月甲子左右司郎中  
臨海陳基序

古者傳書有公私之異五十九篇上世之書也則更寫竹  
簡悉上送官藏名山而副京師蓋非金鑽石室之故文不  
得以並錄一家之記載若可以備史闕矣掘筆廢紙僅得  
不泯而著書遺札雖關國大議如封禪者亦必俟詔求而  
後徹聞書之不可苟傳如此開陽刻經亶存六藝親藩請  
史弗昇權謀著之舊章維見可考越自銘碣起漢著錄盛

唐而後世之潛德幽光或者託植楹之遺以詒久集錄固  
多見矣文詞之富著作之工亦惟與栝棧之澤俱傳于家  
豈非疏戚緬殊觀覽隨變孝子慈孫之用心固不得以責  
塗人之如已而徇時棄置視物重輕於蠟車覆篋亦出於  
理之或至者歟嗟虜事病於違時誼信於同欲斷壺而致  
千金之用人固未必逆信酸鹹土炭顧嗜者或均取焉盍  
亦觀諸理而已世固有問百年之血食而推其餘烈考前  
人之逸事以上之史官况當規恢大有爲之秋魚復之圖  
穀城之略豈無一二可俎豆於斯世撫其所當行稽其所  
可驗而勿視之芻狗之已陳則雖公天下之傳可也珂試  
守樵李之明年始刻家世籲天之書于郡塾卽漢制佩章  
之義粹五編爲一名之曰金佗惟先王勲在王家名在國



史遺跡之存者文昌章公固嘗傳而上之朝旣碑之襄陽  
又梓之江夏當世名公鉅卿拊舊興懷盛心激烈尚欲作  
九京而起之也其忍以遺孤之不肖遂卽人而廢其言乎  
故刻傳不疑而豫比於罔羅放失之助厲世開功名者或  
將有考焉耳不然寫琬炎積縑緗猶珂之私書也而何敢  
辱郡故府之藏嘉定著雍攝提格歲橘涂初吉珂謹序  
天定錄旣成書刊鈔而傳惻然若予感焉復從而系之曰  
嗚呼天下之理託於物而後傳者要其終必不可恃雖勢  
也而理則存湯盤衛鼎淮碑岐鼓銘之所託以傳也吾意  
古人之所以鑱著其勲明昭宣其令德一時視之者若可  
以不朽矣而千載之下或仆或缺或湮或沒博雅之士歆  
艷其馨烈欲一挹而不可得雖培塿剔蘚杳不得儔而若

盤若鼎若碑若鼓顧乃託其所託以自見於世悲夫物之  
不可恃蓋如此且天下之堅且久者莫若金石曾幾何時  
而蕩爲浮埃收爲太虛凡吾之所恃以傳者悉從而反之  
而珂乃欲以區區無類之文以昭明先王遺忠於萬世之  
下旣覆未可期僭曰猶在安知其不胥爲失所恃也謏學  
陋聞童蒙顛魯文字不足以傳於遠姓名不足以昭於時  
則藏之名山散之通都大邑傳之其人珂固不得與斯舉  
也則豈特反所恃而已哉嗚呼以先王之忠之節而聖朝  
推是非常之典使得一世立言君子紀而傳之雖千萬世  
焉可也而獨以珂之愚不肖惕然反顧凜無所恃以傳念  
至如此則珂不孝之罪誠上通於天矣然珂猶竊有所恃  
者以爲先臣報國之心昭如皦日正理之在人心鄙然有

不可泯珂以七十年讒誣未白之先凡公議之所予下缺  
論或庶幾焉嗚呼此或可恃也四方萬里之廣名人鉅公  
之衆苟能哀其心而進之則此書亦或可傳也是故珂之  
所恃者在彼而所託者在此誠使人心有公議天下有正  
理則忠邪是非之辨固已在於追襲未逮之先而特昭明  
於殊恩既需之後方其未辨是理未嘗不存及其既明是  
理亦未始增益則是書不傳可也不作亦可也嗚呼羣陰  
煽邪異論方興先王獍狂瀾於不可支之際卒從以靡方  
是時也身且不計而況於名乎一時之名且不計而況於  
後日之名乎身與名俱所不計而況於是書之傳否乎嗚  
呼先王誠得所恃矣珂何有焉若夫金石之必不可恃而  
反恃其所託以存則不可以諸孫之無聞而遂恣然也方

公道宏開真儒才卿執椽筆而發幽光者頃昔相望豐  
碑隨道奎璧下臨有祖宗之故事在珂雖無似尚當嗣請  
于朝則所以恃者其又庶幾乎嗣歲孟陬之月癸丑朔珂  
後序

岳鄂忠武王之孫有名珂者彙集王之豐功茂績著爲金  
佗粹編凡若干卷其版舊刊之嘉禾歲久版脫壞無存其  
文藏諸民間者又遺闕而無全書宥府經歷朱君佑之乃  
爲之徧求四方得其殘編斷簡參互攷訂合其次第始克  
成書復得續集五卷於平江蓋江西本也通爲口口口比  
前尤詳於是將刻梓於平章相國大新祠宇之後郎中陳  
君初菴爲之序予惟是編視宋史加詳而王之豐功茂績  
雖昭如日星得此編宜無遺憾矣竊嘗因是而論之宋高

宗之有忠武王猶周宣之有方召漢光之有鄧禹也奈何  
高宗非宣光之匹優柔而不能斷卒俾死於奸檜竊弄神  
器之手可勝惜哉嗚呼高宗豈真不知也耶向使王之專  
蹟不顯著忠心不明白則寢間之命亦豈無讒佞之人之  
可入哉當是時金人兀朮正彊而諸將若張韓楊王輩莫  
敢與敵獨挫於王之手若孔子耳胥此以復中原卓有賴  
者特以車駕南行倦於北顧雖王屢有事機之可復朝廷  
未嘗不嘉之而亦未嘗不沮之此其所以爲可惜也所大  
可惜者朱仙鎮之役一鼓渡河則金人束手就擒兩河望  
風待下天下之定固在此舉方以此振兵而班師之命已  
至豈奸檜者果有措天下之謀哉特以循常嗜瑣而不能  
有所爲耳吁中原之地自此不可復父兄之讐自此不可

報太行忠義之社兩河歸戴之民遮道而哭從師而南朝  
廷其果忍聞之哉曾不此之料而且彼之圖宜乎符洛下  
書生之言而終爲秦檜之所誣也吁宋德至此亦涼矣然  
檜者雖能逞志於一時不能免誅於千載此王之事業所  
以愈遠而愈光宜乎刻之金石傳之竹帛者代有仁人君  
子之所相崇尚也觀是編者必有感於斯朱君佑之名元  
佑吳門之世家云會稽戴洙序

續編序曰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夫辨五等選羣辟

於經綸草昧之初列爵於崇德報功之後 先哲王

之所以公天下而非以爲一家之私也庭堅之邁種逮于  
蓼六周召之夾輔載于燕魯大勲開四履盛德祀百世是  
國也非所謂世其家者歟國有春秋家有譜牒紀事雖殊

爲用不廢夫其著鼎彝登旂常旂土疇功此國之所繇開也昭明其湮蝕罔羅其放軼廣記備錄思以盡爲子若孫之心又豈非傳家克承者之責耶先王佩佗綬于鄂珂不肖幸因今天子霈泰時之澤獲以支邑紹分舊封亦旣頌蒲瑞于朝執而歎曰三趙命名此贊皇氏之所以不忘乎先也家故有金佗編因先爵以敘遺烈嘉定戊寅嘗刻之檇李矣而辛巳之褒忠乙酉之錫謚異渥殊榮焜耀狎至則未之續也行有述也而弗該乎絲綸見聞有取也而莫並乎百氏宸奎之藏扣闥之已進嘗彙之於前矣而搜訪之嗣獲顧闕之於後天定之錄非劉之曠典槩表乎其未矣而思陵之盛心反賂乎厥初顧其可已哉夫析圭儋爵上之恩也馳德流慶先王之澤也知侈金佗之寵而不知

乎櫛沐以致之之功知家之承而不知國之所以開之之自斯責也珂將奚辭卽觚槩之末伎以文其肯堂析薪之未能何異乎持泝泝統以自獻猶竊恕曰易之所以開國承家者或在於是斯又類乎聞鍾揣籥以求乎日者也凡書四種合三十卷命之曰續蓋以合檇李舊刻同爲一編云嗚呼是續也焉知其不復續子孫之心聞斯傳之其又何時而可已耶紹定改元歲重九日珂謹序

鄜王劉公家傳三卷

舊抄本

**不著撰人名氏**

光世律身不嚴馭軍無法不肯爲國任

事方之韓岳不逮遠甚是書疑出當時僚屬之手故侈陳戰功往往過實然光世事迹敘述頗詳所載御筆制誥備錄全文可與宋史相參考此本趙清常從文淵閣宋本傳

錄卷一闕

閣本宋刻鄜王劉公家傳三卷乃劉光世之家傳也第一卷脫十八葉惟存十九葉尾張而已三卷止于紹興元年不知後當逸去幾何卷姑錄之以俟異日世稱張韓劉岳爲中興四大名將張俊卑卑無足道且傳會秦檜而殺岳飛罪不容誅矣光世亦瑣瑣孱弱何以廁名其間吁亦幸矣豈四人者同時俱爲大帥故世人順口而稱耶不然劉錡之矯矯者乃不得並稱哉夫亦以其後于四人而已清常道人志嘗萬歷三十九年季冬念有五月初漏下書于奉常齋中

劉文靖公遺事一卷

舊抄本

**元**中奉大夫浙江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趙郡蘇天爵

編次 板心有怡顏堂鈔書五字

復齋郭公言行錄一卷

元刊本

**元**福州路儒學教授徐東述 郭公名郁汴之封邱人金

末避兵徙大名仕元歷官至福建都轉運鹽使敫歷中外所至有聲東採撫聞見撮其切要依朱子名臣言行錄例爲郭公言行錄備載居官治民事跡自初掾都省至除福建鹽使凡十條後附福州路儒學陳御史臺狀又舉狀暨郭公義田牒文

工食技備食力士大夫食其言行故無技者不能食以工無力者不能食以傭士大夫思工與傭之必以技以力而得食於人寧不思仕之所以得食於君者當何如可以素食否乎經曰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非先王之德行不敢

行此爲卿大夫言也時有窮達祿有崇卑而言行不敢不  
勉方其言行未見知也則仲尼食於乘田委吏不以爲淹  
及其言見信於上行見信於世則伊尹周公相天子致太  
平分土而食不以爲泰與其守口以待時豈不愈於撐腸  
而哇以蓄其身哉昔人有言曰宰相須用讀書人謂其有  
言行可爲法爲則於天下亦有口書耳書而心與書違者  
是猶穿窬竊貨而不竊經籍工與傭肯爲是乎君子學而  
仕仕而學言顧行行顧言以此食君之祿則和而安淡而  
爽飲清泠如醇酎然奈何人莫不飲食知味者鮮高車駟  
馬滿天下而其言行可以興人之耳目者幾何是可嘆也  
己閩漕使古沐復齋郭公讀書有言行人也幼而好學長  
而力行旣貴猶學易出入臺省二十年外歷守牧司憲則

以身爲律司漕則以義理財江東西民數饑則隨地賑而  
活之有疾疫則官遣醫療之漕有民田失科糧者四萬餘  
石則抉隱懲欺而賦之鹽課困民則請減額以甦之漕有  
寃獄十七起悉更讞平反之四明滯訟三百餘宗各鉤沉  
舉壓而決之南康之三皇廟慶元之侯泮郡倉雙溪之浮  
梁閩中之南臺鹽倉苟有關於政化闕必置弊必修此特  
取其大者舉一以見百耳若夫僚佐之間黎庶之上陰分  
陰寸千常萬細非善言無以孚其情非善行無以示其事  
數十年之事業頓見之十餘紙之文辭是猶大桃蟠三千  
里而掇幾枝采幾蕾乎今復齋公官躋三品力猶彎一石  
不類七十者堅請掛冠將歸移文所在官司曰吾少壯驅  
馳中外在官以儉積俸在家以勤營生自買田八百餘畝

上曰奉親下資給三弟父嘗戒諸子曰田兄田也汝無擅  
三弟曰謹遵命遺文尚在今老矣乃大傷爲兄者心願以  
已田立約爲義田以教養四房子孫希公文移鄉郡斯非  
可法之言可法之行歟孔子曰惟孝友于兄弟是亦爲政  
推其所爲於爲政乎何有或疑以工與傭喻士大夫非其  
倫曰彼亦人耳言亦言行亦行技之與力舍言行無以爲  
也惟貴賤大小則有殊使食於大家作勞其口無定言而  
莫可與商行無定跡而莫可以尋則皆不敢用而爲世之  
棄人小而賤者失其言行則憂日無二升之食百錢之直  
賈而大者失其言行則成敗禍福繫焉以賤喻貴以小喻  
大可不思哉苟食祿者言常思可對人語行常思可使人  
知太平之治其庶幾乎至順二年辛未上元日古侯佚老

獨愚黃文仲謹序

言行錄錄復齋郭公言行也公自初爲樞密史至今嘉議  
大夫凡掾中外省爲都事者二爲牧守者三檢校中書僉  
贊風紀兩職巋運向爲貳今爲正嘉言善行炳炳人心章  
章冊牘形諸歌詩刊諸金石合爲今言行錄誠爲政之範  
模檢心之繩尺也僕聞人也福星之所臨照莫非言行之  
光華澄源之訓欺天之戒惻然之情見乎家諭戶曉之餘  
所謂德言而爲羣言之長也削冗濫負百餘人於亭戶而  
除其豫辦之擾於鹽徒而止坐事發之家所謂德行而爲  
羣行之宗也若夫孝之於父子學之於師友義之於兄弟  
宗族大本大原之可法天下師百世者則有言行全錄在

三山林興祖謹書

張復題後曰閩漕使復齋古汴郭公爲童穉時已好學不  
倦及成人慨然有志事功當時名公鉅卿爭汲引之臺省  
聲猷日以大後守昌江秦郵課兩浙鹽佐江西憲牧四明  
遂入閩爲一道福星高潔剛明其德政治於人心著於事  
蹟田父賈豎皆能道長樂郡文學徐古道採摭聞見倣近  
代名臣言行錄爲公書之嗟夫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如皇  
元之大者也地大則生者衆生者衆則用人多由中書省  
下至百司庶府外至天下郡縣遠至屬國所置大小文武  
暨雜流以萬計不知幾莫不食君之祿資民之利以求富  
貴有能不欺天不欺國不欺心不肯以身與草木俱腐斷  
斷然立功立名於當世者數百中或一蓋流俗移人惟以  
富貴爲功名而不知利濟天下謂之功流芳後世謂之名

旣無意有爲於茲則亦無事可書於茲爾三代而上遠莫  
得言三代而下自秦至於宋遼金凡二十代惟漢爲大雖  
不及今然嘗聞哀帝時自丞相至郡縣佐史凡用十三萬  
人如彼其多歷年四百如彼其久而書於列傳者如彼其  
少孔子曰才難乃爾甚耶今古道作是錄事皆有徵足信  
爲晉山飢民請粟病民散藥活者三千餘口又爲吉贛南  
安乏食賑糶數十萬戶公之視民甚於已仁也修都城定  
水閘官省鈔千三百定民不知勞市湯羊增常數三千口  
價比他省三千定覈江浙失科民糧四萬餘石追松江夫  
役冒除糧一十六萬石行使至大錢則建言毋毀成器察  
浙鹽利病則請減常額公之制事一一有方義也修浮梁  
慶元泮宮以期道化之效建南康三皇廟以廣聖濟之心



復謂漢儒惟董仲舒克傳心學朱子之後真西山能宏道  
統宜在從祀陳請於朝先崇善教而後可以淑惡道以正  
也平反浙漕鹽窳十有七起剖斷定海訟怨三百餘宗先  
清宿弊而後可以行簡服以明也公之所爲必可言所言  
必可覆初非欲人美我而爲之爲所當爲而已矣彼聞人  
言美而不知勸聞人言惡而不知耻者惟曰富與貴吾之  
命不學無術正難責之滔滔皆是然後以爲所當爲者爲  
難得美其言行不敢遺今日之錄卽異時之列傳耳復齋  
公讀書人也言顧行行顧言爲此錄者豈不當哉夫富貴  
輕於鴻毛言行重於太山每見文人詞翰中多以汾陽期  
公是尚富貴也似與公氣節殊林宗有道之士史紀其言  
行亦得漢一列傳汾陽壽望百爵稱王官中令史紀其言

行亦不過唐一列傳公今官三品年方者指使心深道熟  
使遇汾陽之時有汾陽之事真所優爲者也蓋謂公之言  
行得於聖賢之學華州之郭武學未之間焉是錄也必纂  
纂有續筆以待他日之歐宋云

右名臣

紹興十八年同年小錄一卷

明初刊本

述古堂藏書

**宋紹興十八年王佐榜進士題名錄也**

卷末有虞山錢

曾遵王藏書印記

新刊名臣碑傳琬炎之集前集二十七卷中集五十五卷下集

二十五卷

抄本

**宋眉州進士杜大珪編**

自序曰國朝人物之盛遠追唐虞三代之英秦漢以來鮮

儷矣自建隆乾德之肇造暨建炎紹興之中天因時輩出  
豐功偉烈焜耀方冊雖埋光鏟采位不稱其德者亦各有  
紀於時欲求之記事之書則灑灑噩噩未易單究雜出於  
野史見聞者其事又裂而不全未足以觀其人之出處本  
末好事者因集神道誌銘家傳之著者爲一編以便後學  
之有志於前言往行者韓退之韓洪碑杜牧之譚忠傳今  
質諸正史而皆合學者將階此以攷信于得夫之迹不爲  
無助云紹興甲寅暮春之初謹書

中興四將傳四卷

舊抄本

汲古閣藏書

**宋**史官章穎纂

章穎進表曰臣穎言天扶昌運必生禦侮之臣帝念雋功  
當有特書之史事關勸激跡貴昭明敢裒竹帛之藏仰撤

冕旒之聽臣穎誠惶誠懼頓首頓首粵若稽古誰能去兵  
執干戈以衛社稷者固所難能聞鼓鼙而思將帥則求之  
已晚欲厲有爲之志當於無事之時仰惟國家之興尤得  
人材之盛開基創業虓將雲蒸復古中興虎臣角立率厲  
熊羆之士掃空虵豕之羣名書旂常功耀天地或繪象於  
原廟或侑食於大蒸爪牙宣勤項背相望當時稱誦姓名  
可止於兒啼後世傳聞韜略尚驚於敵膽頃紛紜於議論  
稍變易於是非事實浸以湮微士氣爲之沮抑雖已加於  
褒典猶未快於輿情非假汗青何由暴白故太尉威武軍  
節度使贈開府儀同三司臣劉錡甚雋順昌之戰大摧兀  
木之鋒誰其妨功而善能遂爾投閑而置散故少保武勝  
定國軍節度使贈太師臣岳飛兵方精而可用功竟沮於

垂成既撓良謀更成奇禍事皆有證其書雖見於辨誣言  
出私家後世或疑於取信故太尉威武軍節度使贈開府  
儀同三司臣李顯忠家世諸李父子一忠縛撒里曷若雞  
豚眈偽齊豫如犬彘氣吞強敵志在本朝當其杖策之歸  
適近秦弓之際故右武大夫果州團練使贈宣國軍節度  
使臣魏勝爲山東忠義之冠當清口寇攘之衝雖血戰於  
淮陰竟身膏於草野况又皆志未盡展時不再來失機一  
瞬之間抱恨九泉之下雖生未及盡俘於醜類其沒或能  
爲厲於敵人宜有屢書以旌多伐况方大規恢之畧所宜  
彰果毅之能恭惟皇帝陛下天運廟謨日開公道用宣昭  
於賞罰以駕馭於豪英代不乏人用則爲虎西有梁洋之  
義士東多荆楚之奇材怒髮衝冠雄心撫劍儻在上有激

昂之術則凡人懷奮發之心臣嘗忝史官獲觀舊載悉紀  
當時之實以呈乙夜之觀伏乞斷自宸衷付諸東觀然後  
可傳於百世庶幾聳動於四方張大國家之威發舒華夏  
之氣事雖已往可爲鑒於將來謀或有遺幾成功於今日  
臣所誤到劉岳李魏傳繕寫共計七冊謹隨表上進以聞  
臣穎誠惶誠懼謹言

寶祐四年登科錄一卷

明初刊本

**宋寶祐四年文天祥榜進士題名錄也**

京口耆舊傳九卷

文瀾閣傳抄本

**不著撰人名氏**

敬鄉錄十四卷

文瀾閣傳抄本

元吳師道撰

吳師道敬鄉前錄序曰師道曩侍先大父傍及見故時遺老談鄉里前輩事頗竊聽一二遺文殘藁借玩傳抄每樂而不厭然亦恨其時尚少弗能問而識其詳也比年諸父淪喪衣冠道消出里門無與言儒者時時番閱故藏則近因里中火後散軼已多俛仰四十年欲質其事而無從或子孫僅存者牽遷業變智問之茫然反笑怪其不切嘗發策校庠舉數人爲問亦無有能言之者可勝嘆哉因念蘭溪繇漢隸會稽後爲三河戍唐咸淳始置縣迄宋季上下千數百年山川如昨清英秀美之氣實鍾于人其間豈無名世者而郡志所載僅六人且仙佛之徒半之則記載缺略可知已南渡都杭近在畿甸文學之風何啻什百于前碩儒才士名卿賢相相望輩出不可謂不盛矣易世來未

有紀者若其人名位論著顯然固不可泯不幸而不爲人所稱今遂浸微更數十年豈復有知之者哉因比次得若干人畧識本末間采詩文附焉無則缺之非徒尚詞藻也因其言論風旨而其學問志節與夫當時風俗人物亦可槩見而祠廟碑志則又是邦故實之所存如東峯亭記進士鄉飲題名之屬亦當在所考并置于前名之曰敬鄉錄焉烏乎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桑梓猶恭且敬之况賢者乎某生也後弗獲執御于諸老先生然仰高山而挹遺風未嘗不振飭興起可不知所自耶君子之學上希聖人生乎吾前者之所以階而至于聖也善無往而弗存歸求有餘行遠自邇况朱呂之傳有在是者乎彼其闊視六合而狹小一鄉凌厲千古而厭薄近代則與重鄉土尊前輩之意

不類非某所敢知也

又敬鄉後錄序曰宋紹興二十四年婺通守洪遵修東陽志其紀當代人物僅僅數人蓋斷自渡江以前理則宜然而其所記有下及紹興者又不盡用此例則所遺固多仙釋之徒與賢士大夫孰愈若滕章敏宗忠簡輩又皆出于其前而不見列何也最後事類一卷凡稗官小說怪誕猥褻之事涉于婺者悉不棄博則博矣無乃詳于所不必錄而略于所當錄者乎按吾婺昔隸會稽後爲東陽郡以至于今千幾百年矣晉魏以前如江洽中王徵士非劉孝標之文則莫得而知郡志亦失考而賴是以傳然猶不得其名信乎紀載之不可闕也况自宋中葉以來材賢繼出其顯于靖康炎紹之際者皆生于嘉祐以後涵濡之深風氣

之開豈苟然哉忠義功名宗公當爲第一下逮乾道淳熙呂太史道德文章鄒魯一方師表百代視前世又遠過焉于是名卿賢相牧伯大魁碩儒名人偉士肩摩踵接蓋不可勝數而其季年北山何公魯齋王公則又紹紫陽之的傳至今私淑者猶不失其正亦盛矣哉夫其名爵在史編論著在天下章章傳頌之決不遂泯沒無伺纂集可也特沉微不著者遺文逸事稱道殆絕或地望舛錯久亦失真逝者有知豈無憾于冥冥耶愚不自量旣集錄蘭溪諸賢因及一郡茲事體重而聞見單寡不能盡知故所錄僅止此方且與同志博考而具載之非敢有所舍取也然初意主于表微而并及顯者其或人文俱顯錄所弗及者亦不無微意焉吁士之傳世視其所立而已是編不因子錄而

傳者固多因子錄而傳者間一二然亦非區區之愚所能使傳也夫何憚于僭哉

國朝名臣事畧十五卷 元元統刊本

**元**趙郡蘇天爵伯修輯 目錄後有元統乙亥余志安刊于勤有書堂一條中多闕文據淡生堂抄本校補聖元基朔方立人極世祖皇帝混破裂而一之廣輪疆理古職方所未半其天地之再初乎渾淪所鍾命世卓絕之才實輩出輔成之故盛德大業之所著自顛穹生民未之有也然而百餘年來元勳偉績世未盡白故老知者湮沒無幾家乘志銘不能家至而徧知也仁皇御極敕太史傳功臣而玉堂秘奧世莫得而見焉監察御史趙郡蘇天爵伯修輯國朝名臣事畧十五卷湖北憲刻諸梓徵敘其端

有壬在京師早知伯修之才而未知其有是編也惟其培學上庠歷史屬久故攷之也詳擇之也審其類例倣朱子言行錄條有徵據略而悉豐而核其四方之爭先快覩者乎竊惟國朝真才雲集是編才四十七人有齊民知名而未錄者蓋朱子例嗣有所得當續書之也若是則四方之快覩者不一伯修之學其益昌矣又不知今士大夫用心如伯修者幾人世所望於太史氏出干事畧之外者其將有所屬乎憲長篤禮質班幕府李穀王大有職風紀育人材俾觀者率作是亦韓子所謂牽聯得書者也至順壬申良月中議大夫前參議中書省事相臺許有壬敘

應奉翰林文字趙郡蘇伯修年弱冠卽有志著書初爲胄子時科目未行館下士誓言詞章講誦既有餘暇月筆札

又富君獨博取中朝鉅公文集而日抄之凡而元臣世卿墓表家傳往往見諸編帙中及夫閒居紀錄師友誦說於國初以來文獻有足徵者彙而稗之始疏其人若干屬以其事中更校讎櫛去而導存抉隱而蒐逸久而成書命曰國朝名臣事畧他日余與伯修同預史屬從借讀之作而嘆曰壯哉元之有國也無競由人乎若太師魯國淮安河南楚諸王公之勲伐中書令丞相耶律楊史之器業宋商姚張之謀猷保定橐城東平鞏昌之方畧二王楊徐之辭章劉李賈趙之政事興元順德之有吉良相風廉恒山康軍國之有士君子操其他臺府忠盡之臣帷幄文武之士內之樞機外之藩翰班班可紀也太保少師三太史天入之學陵川容城名節之特異代豈多見哉至於司徒文正

公尊主庇民之術所謂九原可作我則隨武子乎嗟乎乾坤如許大人才當輩出伯修是編未渠央也姑志余所見如是云天歷己巳四月乙卯翰林待制冀郡歐陽元謹序自古帝王有天下或受於人或起而取之堯舜禪讓湯武弔伐厥時義大矣書紀虞夏之際易稱湯武革命應天順人皆有輔佐同心一德後世可述焉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傳曰有立德立功立言是謂不朽誠哉是言也三代而降其盛者曰漢曰唐曰宋夫子言革之時蓋謂必有不得其義者矣彼近代是也皇元起朔方紹帝運接天統資始於天不因於人遂大作明命訓咸字內一啟而金人旣南遼海和輯再啟而西域率服遂拓坤隅三啟而靖河北秦晉戡集河南是同分宗子以方社

肱功臣之士四啟而庸蜀是柔五啟而江漢奄從趙氏爲  
臣陸道西北見一艤慄海無際舶乃旋臚凡有血氣者莫  
不尊親而崇極配天矣厥初受命南北割裂天氣不通二  
氏不享天實醜之乃眷北顧俾我聖人作神民主完顏璟  
割虐下民趙鏗爽盟背約自伐喪其國家大哉貞矣其允  
時義也易曰田有禽利執言此之謂也其始桓毅討伐虜  
劉馘定之其暨肅楊恪勤棊圍輯柔就緒之其暨勸相富  
厚之定之以上下道之以名分淑之以庠序秩之以禮樂  
慶之以官賞董之以威罰而天下成矣列聖運於上賢臣  
贊於下穆穆明明相須以成相濟以定是故舜有臣五人  
而天下治武王有亂臣十人非虛言也故論本朝輔亮之  
臣其佐命垂統或鷹揚於外或運籌於內有同肇迹之艱

難者矣其輔翼成化或規模宏遠或論思密勿有登治道  
之鴻熙者矣翰林修撰趙郡蘇君天爵始爲成均諸生好  
訪當今之故放失遺迹構百家行狀碑誌傳贊敘述及他  
文該載者見其本末旣而仕爲典籍應奉凡三爲史氏在  
職八年遂徵以所知無所乖舛於是紀述其故自國初至  
于延祐之際自太師國王以下或周召懿親或岐豐舊姓  
或秉義效順或降附後見或策杖上謁或徵起草野功格  
皇天保乂國家所謂名世者夫德器優遠悉心盡職不顧  
已私所謂不朽者夫歷代以來善始善終未有若今日之  
懿者也昔漢高之臣皆戰國之餘非南面而王之不能畢  
其功全莫我若也光武之臣皆生西漢多經術之士功定  
天下不過封侯賞莫我若也使高光易世而居亦不能相



反何哉其人異也天生聖賢共成大業豈漢敢望哉書成  
凡十五卷號名臣事畧其事之所載盡標作者姓氏示不  
相掩也其名位顯著功在帝室求未得者續爲後錄蘇君  
嘗閱宋氏以來史官不得盡其職載筆之士多乖故實宋  
人詳而不端曲文以比時遼金簡而徑事多湮昧於是著  
其故輯其闕漏別爲遼金紀年皇道之成與三代同風身  
爲史氏顧已職業繹而明之君子哉其用心也蘇氏自唐  
宰相味道以文章顯宋太史文忠公軾父子兄弟稱樂城  
焉所從來遠矣繼之者修撰君也泰定初故侍講會稽袁  
公薦君亮達前代文獻今侍講蜀郡虞公舉君該洽文辭  
爾雅由是遷修撰云至順辛未六月辛亥賜進士出身文  
林郎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南鄭王理謹敘

右國朝名臣事畧趙郡蘇君伯修所編也爲書凡十五卷  
四十又七人惟我國家起於朔方也則有國人族姓服其  
勤勞及定中土也則有才臣碩輔任其經畫凡百有爲天  
實相之然猶列聖相承歷時旣久而大統始集故世祖之  
用人不以異域之臣爲疑亡國之俘爲賤拔於卒伍聘於  
韋布皆能佐一王之業輔萬世之基致治之規上軼隆古  
何其宏遠哉繁茲在錄其從太祖之肇基王迹事世祖之  
受天明命歷成宗武宗仁宗之繼體守文其時有後先故  
人人事功或有異焉然使昭代之典煥乎可述得人之際  
於斯爲盛凡家傳碑誌之所載者此得以摭其畧詳則具  
於國史蘇君學博而材周器宏而識遠今爲應奉翰林文  
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天歷二年二月朔旦太常

博士王守誠書

元統元年進士題名錄一卷

影寫元刊本  
刊本影寫

從吳門黃氏藏元

元元統元年進士題名錄也

一甲三名二甲十五名三

甲三十二名蒙古色目人與漢人南人分兩榜合百人進士增至百人自是科始錢氏已言之元自延祐設科以來兩榜第一甲止放一人是科從讀卷官宋本之請放三人見燕石集一甲放三人亦自是科始元史選舉志所謂元統癸酉科廷試進士稍異其制左右榜各三人皆賜進士及第是也錢氏未之及故表出之蒙古色目人一甲第一名曰同同其第二名則余忠宣公也忠宣公生當多難戰守之功鮮有儷者及至孤城援絕一門赴義精忠勁節上徹霄漢視文信國無愧色矣宋題名錄存于今者二一以朱子

存一以信國存則謂是書以余忠宣公存可也

此元統元年進士錄錄前當有讀卷監試執事諸臣銜今惟存監膳供給口造公服數人餘皆失之是年歲在癸酉以十月改元故列傳或書至順四年其實一也元自延祐設科賜進士五十有六人嗣後遞有增廣無及百人之額者是科增至百人史家以為科舉取士莫盛於斯者也廷試進士例以三月七日是年順帝以六月即位故廷試移在九月三日此亦當書於選舉志者可以補史文之闕是榜蒙古色目五十八漢人南人五十人有兩丑聞兩脫穎敏安達爾與明安達耳音亦相同當時不以同名為嫌也李齊貫保定路祁州蒲陰緄但戶而史云廣平人丑聞貫昔寶赤身役唐兀氏而史云蒙古氏皆當以錄為正右榜

第三甲第十六名字彥輝而名已殘缺唯末筆似歹字曳  
脚以元史忠義傳證之當是塔不台台與歹亦人多通用  
也此百人之中元史有傳及附見者凡十人余闕月魯不  
花李齊聶炳塔不台明安達耳丑間皆以忠義顯名而成  
遵之政績張楨之讜直宇文公諒之文學亦卓卓可稱斯  
足徵科舉得人之效矣宋無登科錄傳於今者唯王佐文  
天祥兩榜元之登科錄前輩未有及見者頃黃君堯圃於  
書肆中偶得之詫爲希有屬予審定爰記所攷證於卷末  
時乙卯重五日夏至竹汀居士錢大昕書

右總錄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十三終



